

虛實  
虛實  
虛實  
虛實

第一卷・第六期  
白虹書店總經售

# 戲劇春秋

第一卷 第六期

目

關於抗戰戲劇改進的報

關於目前演劇運動

戲劇春秋

戲劇運動的展開

建立戲劇批評

劇本「荒」在那里

蝸牛壳內外

「嘲笑」和「憤怒」

一個鋼鐵樣的人 (悼保羅)  
槍斃「疏忽」來追悼保羅

保羅先生的死

郭沫若先生與孩子劇團

越境而去的人 (一幕劇)

英雄的插曲 (一幕兩場)

甬甯劇團的新姿態 (報導)

七隊與曲江劇團 (報導)

戲劇節特輯

第四屆戲劇節在陪都

柳州的戲劇

恩施戲劇節前後

通訊

艱苦環境中的奮鬥

「戲劇·認真」

文化之平衡發展

母愛

民營職業劇團的曙光

戲劇之民族形式

主編 田  
發行人 田

編輯 歐陽予倩

杜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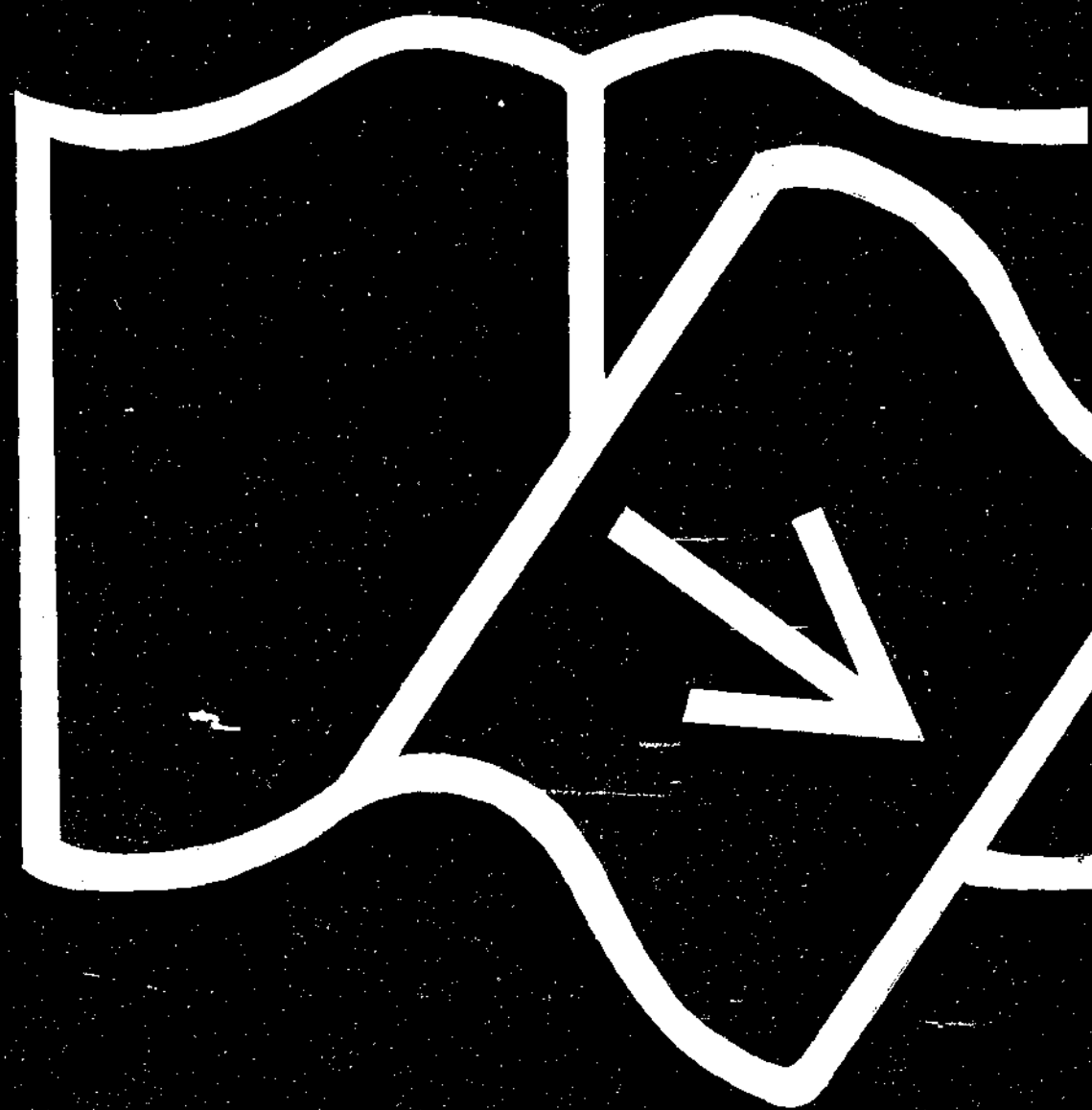
總經理 桂林白

桂林中南路

定價 每册零售

月刊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出版



原件短缺

士兵與民當中，分不出兩樣，也無愧色。於是敵後前線成爲他們自由出入的舞台。

凡此種種，我們還有待能看來自各處的實際的紀錄。他們還比我說得精彩，豐富。凡此種種，便是民族革命抗日戰爭所發展，所推動了的我們新時代「演劇軍」的新姿態。這真是個興奮動人的戲劇時代。這真是我抗戰史中的一種壯觀。誰能否認，這比諸足以使人類自傲的「文藝復興」也不遜色？誰能否認，這不僅互古未有，就世界時戲劇運動意義而言，其蓬勃茂盛之概，比諸歐美各國，也不自後！

但這驚天動地的戲劇時代中宏偉的「演劇軍」的行程，還只完成了其最高企圖的若干分之一。因爲抗戰的持久性，我們的事業前途還很長。抗戰與抗戰演劇，都在要求着改造與進步，要求加速的獲得預期的勝利。在長期的進程中，問題隨着事業的發展而生。特別是：在情勢複雜使得無事不走出線的現在；特別是：一般情緒下降的低潮期，戲劇運動雖就大體而言仍勇往直前，但在其行進之中也不會不有着舊的和新的困難。有時也不是不會走向岔路。雖然有些現象是產生于局部或一方面，也可能延及於全國，因是那就不能不是值得密切注意的問題。

不錯，我們今天的戲劇運動，由於民族革命抗日戰爭的播種作用，已可以說到了花開遍地的時代，但我們雖在開花，仍未結果。首先是我們事業之最高目的在於抗戰的獲勝與建國的完成，只有這個最高目的底達到，我們才有着事業的無限前途，才能够多少欣慰於自己的功勳。其次是我們的事業之花雖開遍於全國各角落各階層，但從抗戰的需要而言，我們的陣容以及我們的戰鬥人員又是如何不够壯大結實。我們還需要更廣大，更強健的新發展。而且，我們的演劇藝術比起古今各國的世界水準來，就其質體而論，又是如何不够鮮麗壯健者遠

甚。「抗戰」與「建國」是不可分而爲二的。只有在廣大健壯的戲劇運動之開展中建立我們的新演劇藝術，提高它的質素，才能以更有力的藝術的威力，鋒銳的藝術武器去取得抗戰的進取與勝利的加速到來。也只有這樣，花開遍地的今日演劇，才能有結果豐碩的明日的前途，才能够敢於與世界各國的水準相媲美。

這就是說，量質的更廣更高的發展，始終不移是我們戲劇運動的前提。倘若我們敢於檢討這已發生了的與運動相克相斥的現象，那就是我們今日所要密切注意的問題。

我們要密切注意的是什麼呢？首先，我以為是戲劇運動者之自覺或不自覺的功利買賣的傾向。

使得劇運工作者走向這條岔路的原因，是：劇運本身之始終不能擺脫的商業屬性。功利的，買賣的傾向之首先存在於商業中心的大後方，便是很好的說明。在抗戰的火焰燃燒了全國人民的熱情的抗戰初期，狂飆巨浪中的藝術事業，只存着爲抗戰爲救亡這個單純的服務精神。千幾個上海救亡演劇隊以及其他各救亡劇團的組成，便是這種精神的結果。當時的民間團體，在高度熱情時的支持之中，做下了爲期不短的抗戰宣傳工作。政府鑒於演劇宣傳的效力之巨大，也資助了一部份民間團體，而且更組織了多量的劇隊。加之當時物價還不過高，生活與工作開支力不感困難。當時演劇的主要對象是無錢購票的士兵兵士，當時劇運活動將戰前的演劇的商業性質一掃而光。未曾一張票，不帶絲毫商業性，便是當時劇運的一個重要特徵。一待抗戰轉入新的階段，一切漸漸恢復它原來的狀態，民間的流亡式的劇隊漸漸滅除，政府的劇隊固定化了。它們被分配於各戰區，另一部份劇人則從新組織職業的劇團，而有些政府的劇團在某種情形下，特別是因爲物價漸高使劇人們的生活待遇必須增加，工作費用也需龐大的開支，它們的演出便被允許以買賣收入權作團體經濟的部份資源。商業性質便重新回染到劇運中來，劇運之功利的買賣的傾向便因之產生了。這不能不是劇運的岔路。這岔路之所以不出現於抗戰初期，而發生在抗戰

更艱苦的現在，不就是說明了它的產生根源嗎？

演劇事業的商業化，在我們看來，並不是毫無意義的事。就中國劇運的發展史的意義來說，它是劇運底民主史之必經過程。它證明了我們新演劇事業，不是不能得到支持與歡迎，不是不能在今日仍成爲廣大階層的小市民層里「打天下」。不是不能獲得自己的經濟地位。這是從文明劇失去其新興意義而終於倒台的那一日起，到抗戰劇運的現階段近二十年來艱苦奮鬥的一點勝利的結果。這也是可能成爲促進劇運進步與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劇運事業的商業化，我們不必去反對。就其發展之必然性去說，我們也無法去反對。當然，能够使戲劇絲毫不與商業關係結緣，使它只有文化運動的藝術的意義而不沾上些微的俗塵是最好不過的事。但事在如今，是不可能。如果有誰高呼劇運之被加上了商業的屬性是等於藝術之被奸淫，其意雖佳，但他却忘了發展過程中的必然性。

雖然如此，但在商業化的實踐中，畢竟帶來了它的功利的買賣的這個可能使劇運走向厄運的傾向。這是這個「必經階段」的「悲劇」。這個「悲劇」表現了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新花樣。一切不良的，足以使劇運後退，使舊的習氣復活，使劇運靈息的危機從這里生根了。

我說得過火嗎？商業性的功利觀念一闖入劇運，我們所辛苦經營的演出，便不知不覺甚至主觀的沉醉於買賣的得失了。於是，演出劇目不得不因觀衆之所好而決定其選擇的方向，成爲迎合觀衆與味的「尾巴主義」了。於是，劇作家的下筆，不得不以演出集團之「趨時」的「標準」爲轉移，也走向沒流的「趨劇第一傳奇第一主義」了。於是，我們的演出藝術，因了「趨劇化傳奇化」之劇作的泰山可靠，不求舞台藝術在演出上的再創造，失去導演演員的創作靈魂的「木偶主義」，以及使演出加深的亦趨亦奇的「噱頭主義」都一再的喧嚷台上了。於是，演出集團爲了獲得一批固定觀衆，不得不製造一些觀衆偶像而以少數名優獨佔劇團的「明星主義」，以及我們的演出集團爲了使自己有着與其他團體更能「號召」觀衆的「特色」，不得不以龐大組

織，吸收明星，集取劇作，居奇自炫的「團集主義」也應運而生了。於是，我們的演出集團之間，爲了彼此的買賣利益，那宗法的小團體的，使彼此之間互鬥法寶的「門戶主義」，以及我們的演出集團爲了自己的利益的獨享，不得不千方百計使新生劇團，減削其新生的力量，甚至使同一劇目不能同時在一地公演，使同一劇目不能在演出上作藝術競賽的「壟斷主義」也得洋洋了。於是，由於演劇運動的惡風怪俗的成長，演出人員養成了在藝術上的「等因奉此式」的賣弄一些老套的習俗，使演劇藝術人員失去學習磨練的熱情，忘掉運動的文化意義，使得台下生活因之不能積極，不知不覺的復活了玩世不恭的舊日常被人指談的「浪漫主義」，以及我們演出集團中，對劇運有抱負有雄心的有志之士，因爲明星主義的抬頭，因爲惡風怪俗的抑制，因爲欲有所爲而請纓無路，失掉戲劇青年應有的熱情的「悲觀主義」也無法斷其根源了。這樣，我們的演劇事業不是在鑽牛角尖，不是深深的在悲劇的途徑找出路嗎？

說演劇是民主的羣衆的藝術，說演劇必須在觀衆的擁護里有養壯大，是沒有人反對的事吧？然而，把這意義解釋爲功利的買賣的「迎合觀衆」的勾當，忘了演劇藝術在羣體里的生長首先還必須是成爲領導羣衆的武器；不就是忘了演劇事業的文化意義嗎？難道觀衆的興味，欣賞水準就永遠不會被領導被提高嗎？難道自文明戲倒台以來的新演劇事業，不是在文化運動的意義上領導觀衆提高觀衆水準以迄如今嗎？難道在前方在戰區對士兵農民的戲劇演出，不正是以其藝術之積極現實的姿態去獲得觀衆的擁護而進步不滯嗎？

演劇，可憐的演劇從戰前起就不能不以還得爭取的小市民層爲重要對象之一了。在這一點上，我們自然是有着部份的勝利的。然而，難道都市小市民層的興味只要獵奇，只要輕鬆，只要發噱嗎？我們或者忘性太好，但不能夠忘掉文明的荒謬使它自己不得不傾於衰落。也不能忘掉新演劇運動藝術師初興時的初衷，和它在生長中的戰績。這只要想一想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大雷雨」，以及廣西省立藝術館的

「心防」這兩個例子就行了。這戰前戰後以素樸平穩的姿態靜靜認真  
的兩次演出，獲得比較的成功時，我們的小市民層觀眾不是表示了空  
前歡悅嗎？

演劇，可憐演劇自從宿命般的被決定爭取都市落後的小市民觀眾  
為其重任之一以來，實在缺乏韌性、缺乏自信。以至於使劇運工作者  
只想走「迎合取巧」的捷徑。「迎合取巧」，是功利的買賣的傾向之  
基本的原則。而這個原則，却又使得作為新興文化運動之一翼的演劇  
事業變為無原則了。

說戲運動要量的再擴大，質的再提高嗎？而我們劇運功利買賣  
的傾向所帶來的一連串各種表現，阻攔了我們的道路。它除了為着  
營利取巧，小團體立場時，顯得爭先恐後的緊張外，一切為劇運謀發  
展，為藝術求進步的初衷，我當心會被丟在腦後了。

三

我再問一句：我說得過失嗎？

我再回答一句：不。

我們認為：凡是一種反健康的庸俗傾向，所造成的是一種錯誤的  
路線，這個路線必有其社會的成因。這個成因既可能使它在此時此地  
生長，也可能在彼時彼地出現。因此，不管它是局部的，初時的，我  
們必須警惕。因其影響所及，可能風靡四處。這個路線可以使得大後  
方劇運改觀，也可以使前方的，年青的劇隊發生變異。我們不要以為  
這種現象，只存在於商業中心的大後方。我們已經聽說，在前線戰  
區，各色各樣光怪陸離的什麼「嶄新的電影手法」，什麼莫明其土地  
靈的「大導其演劇體系」，以至於連他們自己都不懂的「梅葉哈特」  
或「哥登克雷」的胃牌流系，都一一出現了。因此，我們也不更以為  
這種現象，只存在於商業性的團隊中，它可能襲擊着政治宣傳的戲  
劇團隊。

它可能使演劇運動停滯不前，使演劇藝術呈現着貧乏的無風的狀  
態，這不是言辭的誇張，而是可怕的事實。我們必須要打破這劇運的  
「僵局」。因為它會使中國演劇藝術事業停留在一定的膠着的深度。

要使得目前劇運有轉機，首先要建立一個新的運動的狂熱狀態。  
它在原則上必須具有積極現實的戰鬥性和沉着結實的建設性。

我們以為目前的事業，不能不以運動為第一義。因為所有一切現  
象的根源是已忘了運動的文化意義與立場。說「運動第一」就是要劇  
運工作者服從抗戰建國新文化事業的基本原則。要使演劇事業的初衷  
從若干劇運工作者各種傾向中蘇醒過來。要以運動為中心，而消  
除摒棄一切不良現象。要演劇事業擺脫商業化所能加害的種種從而又  
能夠認識商業化只是今日演劇的一必經過程，只是為謀得劇運更高發  
展之一策略而已。

有人以為克服目前劇運的危機，要迅速的建立演劇批評，要建立  
演出的整齊和集體的工作風尚。這確是付拯救危局的對症藥。但我們  
以為「運動第一」這個口號的提出，可以作為上級各點的強心針，它  
使得我們從麻醉中清醒過來，它是中心原則，它防禦着一切方法的被  
利用或濫用。

的確，我們的抗戰演劇從來就缺乏一種批評的勇氣。由於戲劇  
界需要維持其戰時統一，演劇批評則始終保持其風平浪靜的溫和境地  
。我們缺乏批評！缺乏之度誠懇切的「忠告」，與正面鼓勵的「筆伐」  
。甚至相反，在劇界之間却醞釀着與「批評」意義相違的近似謗  
言的「口誅」。口誅不足成運動之大事，而批評却是時代的舵手。為  
了運動的開展，或者說為了劇運中各色各樣問題的檢討或清除，以及  
戲劇理論的建樹，演劇水準的提高，觀眾欣賞能力的教育等等實際問  
題，我們必須發起新中國演劇史中從未有過的狂熱時代。是忠告，  
是贊頌，是筆伐，都感到迫切的需要。

的確，我們還缺乏着「一種各個團體間的整齊的風尚。沒有整齊就  
優劣不分，是非不明。沒有整齊便不會「再進步」。因為整齊不單在

藝術作風上，而且也從工作作風上取得相互警惕相互學習的良好影響。至少從對方的強烈的反射作用中取得刺激。更可以使演劇的不良傾向，在對比中消除。前方各劇隊尚能有這種演劇集團的光明典雅的藝術風度。軍委會政治部一、二、八、九四個演劇隊，在一、九隊參加四戰區宣傳團抵達長沙時的「四隊會師」（註）便是令人興奮的好例。他們以藝術的工作的相互觀察學習為前提，演出大戲有七個之多。其中最有興味的，是二隊以長沙會戰為題材的「保衛大湖南」，與一、九隊以克復甯南為題材的「甯南克復後」，以及二隊演出的「一年間」與一、九隊演出的同一劇目的逐日上演。他們就各個演出之藝術的工作的各方面作一次極周密的比較與嚴格的檢討。彼此的得失，成為彼此的寶貴收獲與教訓。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不但給以參與團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當時的話劇忠實觀眾，也感到極大的興趣。更供給了當時環繞長沙戰區各政治劇隊不少的研究資料和模範作用。當時前方各團隊聞訊之後，立即派專人或全團趕調長沙「留學」。這落誠樸的競賽風尚，我們需要提倡，讚揚。它對於同一劇目不能在同一地點演出的某些地帶，或者是一付對症良藥。

註：當時除四演劇隊外，正在前線工作的第X軍「鐵血劇團」亦趕至助興。劇目共有：一、九隊合演的「包得行」，「甯南克復後」（又名「桂南無戰事」）及「一年間」；二、八隊合演的「保衛大湖南」，二隊的「一年間」，八隊的「國家至上」及鐵血劇團的「明末遺恨」。最後一天更集合五團體舉行「歌詠大會」。此次「會師」不但使戰後長沙市民大飽眼福，亦為數年來西南劇壇之空前盛況。

的確，我們只有藉對立的消滅而缺乏着一種集團的協力。團體與團體之間如此，團體之內的各個個人或系統亦復如此。缺乏集團的協力的結果只是取得精力才能的相互抵消。更何能達到演劇藝術是集團力量的創造，結晶？抗劇運動是羣策羣力的統一體，對立的，相消的散漫現象，是忘了演劇藝術之集體創造性，更漠視運動的文化意義。

我們相信唯集體協力的精誠團結，方能消除各種危機傾向。團體與團體之間是如此，團體之內亦復如此。我們相信唯集體威力的協力發揮，不管是戲劇運動的大圈子裏的，以及戲劇團隊小圈子內的「團集」也好，「明星」也好，「門戶」也好，「旗幟」也好，「尾巴」也好，「戲劇第一傳奇第一」也好，「木偶」也好，總會得到以合作的優勢給以清算與摒棄。而更能從「羣策羣力」的統一中得到劇運之高度開展。

諸凡一切，只有以運動為第一義的立場，才能堅持演底。「運動第一」這意義不只是一個口號，它本身就是個運動。它實際上就是為謀得劇運的更進展，藝術的更深造。我們不能再有一次作為強心劑似的運動的熱力的再鼓舞了。因為只有從運動之高度的火力中，才能够使得新演劇事業獲得它來年的豐收！

#### 四

是的，我們還要求在運動的白熱化中，求得藝術的深造。我們要打破演劇藝術，在「演出」上所表現的僵化了的無風狀態。

倘是我們不怕誇張過火而敢於坦白直說，那麼我們似乎感覺到不但在創作上缺乏紀程碑的製品，而且在戲劇演出上也還未見令人驚嘆的再創。我們的「演出」！導演，演員以及各舞台藝術們的綜合的集體的威力，還沒有意識的建立與發揮。我們缺乏賦予創作新生命的自信，更沒有在「演出」上表現風格獨創的氣派。

新演劇事業發展以來，我們的演出團隊以及演出者們總免不了要在觀眾興味中繞圈子，以為必有「捷徑」可尋。然而，這不能不是糾纏了我們事業二十多年的傳統偏見。它使得「演出」缺乏生命，創作傾向庸俗。

我們必須從這個傳統偏見的糾纏中掙脫出來。而「一面抗戰一面建劇」便是我們掙脫糾纏的鬥爭方式。

所謂「建劇」是與我們的運動事業分不開來的。它本身就具有建設性和戰鬥性。它必須與頑固的惡風習氣肉搏，才能得到所謂具有建設意義的「藝術的深造」。我們反對迎合，反對趨附化傳奇化，反對演出的木偶化，同時也要在戲劇「演出」史上開劈一個新天地。讓我們從以演劇的成敗只寄託於劇作故事結構的狹窄中躍身而出吧。說戲劇是綜合的藝術的藝術，已經是老生常談了。那麼，讓一面凸出十個劇作決定一切的現象存在，實在是我們的恥辱。「演出」，在綜合的藝術的意義上，非強調其身份地位及其作用不可。

唯有發揮了「演出」——導演，演員，舞台藝術家們各個職位的集體效能，才能使演劇藝術得到全盤奏效的凱旋。「舞台藝術」才能跨過今日僵化勢態奪來明日的成功。而且，唯有這樣，劇作才顯露其生命的光彩。請試試看，如果我們肯意識地把「劇作」只當爲「演出大綱」，把演出作爲發育新生命的行動，我們的藝術境地豈不更廣更闊嗎？我們的導演，演員，以及各舞台藝術家們的勝勳？而劇作家從其所展開的境地中看到這些台上英雄們所顯示的威武，又該是多麼愉快？

舞台原是劇作的試金石。劇作家可以從無數次的演出歷史中，觀察他們自己的得失。糾正錯誤，而謀得進步。讓「演出」失去其槓桿

作用，讓劇作家們沒有標準的作孤單的摸索而無從得其門徑，也實在是我們的疏忽。

「演出」，它對於我們的演劇藝術是多麼重要的事，又有着多大的意義！因此，所謂「建劇」，就不能不從這個基點開始。肯虛心，肯毅力的，去建立健康樸實的演出作風吧！從這個基點源源不絕的使新的劇作家，導演，演員，舞台藝術家不斷的生產出來吧。

自然，這需要磨鍊，需要堅毅。十二年前朱穰丞先生提倡過「劇運動」，兩年前夏衍先生爲了「孤島」劇運的展開又重新起。最近陽翰笙先生在重慶慶祝第四屆戲劇節的檢討會上，也以爲「劇目的選擇不妨從難劇運動着手。」（見本期舒濤先生的「第四屆戲劇節在陪都」）爲了藝術的深造，爲了克服始終泛行的投機取巧，我們同意這個建議。

### 五

中國的老話：不進則退。因此，我們不能夠後移，不能夠有賴兵備將來爲我們抗戰數年來已爭得的堡壘。不能夠讓惡風壞俗偷襲於健康樸實的新精神紡織里。那麼，讓所有一切——不管是局部的，初時的危機傾向，從再燃起的火焰中消退吧！

(完)

## 我們的海

獨幕劇選

孟超著  
二元五角

作者於文藝各部門創作之範圍，極爲廣泛，對戲劇方面，尤有精到，以其既富文藝意味，更適合上演條件；木集包括

抗戰後所作獨幕劇四篇：(一)被淹沒的人們(二)三八節的早晨(三)聯軍與敵(四)我們海軍的婦女(三)聯軍與敵(四)我們海軍的婦女(三)聯軍與敵(四)我們海軍的婦女

## 飛岳

——劇歌新——

漢田 著 每冊二元一角

田漢先生致力於新歌劇運動劇作，已有數年了。其所著不但爲一般文藝青年所愛好，在滿地各地上演時亦深得廣大觀衆的讚美。木劇分上下兩集，上集以破劫子馬爲中心，下集以崇陵爲中心。政治部平劇宣傳團在長沙演出時，極收效果。此劇曾在「對劇春秋」發表，現經作者親自重新校正，交本局出版，並附長片一篇。寫來頗覺磅礴，爲先生最近得意巨構，其價值可想而知矣。

發行店書紅白

號五十七路南中林桂

一四五八號掛報電



# 戲劇春秋

## 戲劇運動的展開

中國的戲劇運動，近十年來有驚人的進步。無論是編導，表演乃至觀衆，都有蒸蒸日上之勢。尤其是抗戰以來的話劇運動是驚人的。儘管是在極困難的條件之下，靠着集體的努力，竟使這在前被認爲只適宜於都市的演出，只適宜於智識階級的新戲劇形式，在全國前後方普遍地獲得了無限的觀衆，這是值得我們歡喜的事體。

單拿重慶來說吧。目前演劇狀況和兩三年前簡直有隔世之感。這進步自然不限於戲劇，也非單靠戲劇界的努力使然，但戲劇的進步是特別顯著。

重慶有幾個黨政機關所附屬的有力的劇團，幾年來演出過好些轟動一時的名劇，充分地表現着戲劇運動的成功。而同時對於社會，對於抗戰所貢獻的效果，我們相信也絕不會是微末的。

戲劇除它本身的藝術價值之外，在平時是絕好的社會教育，在戰時是絕好的宣傳工具，可無庸再說。在目前大眾正歡迎戲劇，抗建正需要戲劇的時候，我們應該如緊要劇運動的展開，多多組織劇團，多多培養幹部，多多編製新劇本，多多從事演出，是戲劇界的同人們所應該加緊進行的事，而在當局則應該特別加以保護而予以適當的指導。

劇團增多自然也就可以增加幹部的培養劇本的產生，和演出的機會。

全業少數名演員來維持的「明星主義」是應該揚棄的。

採取龐大的組織而使多數演員失掉演習和發表機會的「壟斷主義」是應該揚棄的。

榮收多數劇本而無演出機會使作家喪失創作熱望的「囤集主義」是應該揚棄的。

不從整個戲劇運動着想，止站在小團體的立場而互相暗鬥的「門戶主義」是應該揚棄的。

負着保護和督導職責的尤須注意，要求多樣底調劑，而不求一色底塗刷。

春天來了，百花暢開，自然之間便形成五光十色的燦爛的世界。假使你要整成一色，只准一種花開，那世界是多麼單調！

(郭沫若)

## 建立戲劇批評

除了法西斯的國家以外，現代的民主國家都有輿論。輿論就是公論，就是一般民衆的公正言論。

人類的生存，不應該僅僅爲了個人的生存而生存，他必須爲了某種目的或理想而生存；假使我們活着僅爲了穿衣吃飯或享樂，那麼許多卑鄙不堪的事都會發生了，所以要使一般的生活更爲合理，使社會更爲健全，我們非要有理想和目的不可，換句話說，我們每人都應該有一個人生觀。

「觀」就是哲學，就是我們做人的標準。但是這種標準的建立，不能完全以個人爲出發點，因爲個人往往是自私，偏見，愚蠢，我們必須從大眾的輿論中去追求，因爲大眾是公平的，正確的，智慧的。所以輿論的力量是非常偉大。

人生觀不變呢？變。在事制的封建時代，一個青年女子守節，在她個人認為是應有的生活標準，在社會也認為是必須有的。然而自由解放的今日，我們則認為這種把婦女當做奴隸、當做個人的財貨是不對的，假使現在有人樹立所謂「貞節牌坊」，社會的輿論不但不頌揚，恐怕還會羣起攻擊！因為社會在不斷的變動，人生也跟着不斷的進展，所以我們的人生標準——也可以說是批評的標準——都是因為時代與社會的需要而變遷的。

舊的中國正在死亡，新的中國正在生長，尤其是今日的抗戰，給了明白的中國堅實的基礎和無限的希望。不過在這個偉大的變動中，我們必須建立新的哲學，來引領這個新的時代。

戲劇是文化建國最重要的一環，在這次抗戰宣傳的實踐中；已充分的證明。不過時代是不停的飛進，我們決不能滯留在現階段而認為滿足。從運動上講，我認為今後的戲劇應該實踐和理論並重，一方面提高戲劇的水準，一方面提高觀眾欣賞的標準。

實踐與理論是互相因果的，理論可以引領實踐，實踐亦可以產生理論。常有人懷疑究竟是先有理論還是先有實踐，照戲劇史的發展看來，是先有戲劇的活動，而後才有戲劇的理論，但由於戲劇理論的建樹，而又影響了當時或後世戲劇活動的發展。希臘的戲劇已經到了極盛時期才產生了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一部大家認為經典的戲劇哲學，又由於亞氏「詩學」的產生而影響了近二千多年的戲劇活動。所以實踐與理論是相互因果的。

中國新興戲劇的突起，無疑的是受了外來的影響，不管在理論上，或劇本製作上，演出上，似乎都還沒有脫離摹仿西洋戲劇的模型，自身還沒有建立起獨特風格的戲劇實踐和理論，所以近年來大家熱烈的討論着民族形式問題，也是為着這一個原因。我們今日應該覺醒的是：如何創造我們自己的戲劇批評？如何產生適合我們環境的戲劇活動？如何將理論與實踐配合起來向前推進？我們今日的戲劇實踐固然不夠，但戲劇理論尤為薄弱。所以今後我們應該積極的建立健全的戲劇

批評。

什麼是戲劇批評呢？它是指導戲劇的基本哲學，它是時代需要的戲劇理論；它是整個演出內容和形式的衡量；積極的引領着戲劇發展，消極的摒棄一切障礙劇藝前進的毒素。

中國的新話劇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正確有力的批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現在形成了一種非常錯誤的現象，就是真正有藝術修養的人不肯做批評工作，因為他們怕說真話得罪人，違心之論他們又不願意說，所以他們只好採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策；結果，相反的，那些缺乏藝術修養的人便來亂加批評，不是說某人好，便是說某人壞，甚至還有人利用所謂的「批評」來攻擊私怨或捧捧自己的朋友。這樣弄得輿論紊亂，是非不明，影響觀眾欣賞的標準，阻礙戲劇的前進。這種不正確的態度也應該急於糾正。其次就是主持或參加戲劇活動的人應當虛心接受批評，不要螻蛄自大，自以為是。只許人捧，不許人評，這種態度也是應該改正的。我們須知戲劇是一種艱巨而又複雜的藝術，僅靠自己的聰明是不夠的，還得努力學習，多方虛心求教；而且當局者迷，自己往往看不清自己的毛病或缺點，所以虛心接受批評也是很重要的，別人批評得對，應以感激的態度去勉勵自己，如果批評的不對，也不應仇恨別人，因為真正的好，壞，是，非，自有公論，他的理論站不住自會消滅，甚至會被人打倒的。

抗戰以來，在量的方面，戲劇的確有了長足的進步，在質的方面，似乎更有待我們的努力。今後我們一方面應該多有實踐的工作，同時也應該樹立健全的理论和批評。

## 劇本「荒」在那里？

劇壇年年鬧「災荒」，不但抗戰以來如此，戰前也是一樣。演員荒，導演荒，（我們不是常看見徵求演劇藝術人才與男女演員的啟事嗎？）而「荒」中之「大荒」者，是劇本！

劇本「荒」嗎？去問問每個劇團，他們回答你，「我們收集劇本很多，但是，荒！」去問問每個編劇刊物的編者，他們回答你：「我們接到不少劇本，但是，荒！」打開每一本戲劇雜誌或副刊，那上面歐斯底里亞的叫喊着：「劇本荒！」喊着，愁着，寫着，劇作界的「荒年」，自從劇運澎湃以來，已經鬧了多年了。

但是問題急迫的要求解決，必需解決。

一個國家鬧荒年，特別是接連數載的「荒」下去，我們則必須尋根究底的檢討一番，找出「荒」的根本原因在那里，是天災？是人禍？我們「戲劇國」，也當如此才行。

「荒」，是因爲劇運盛旺澎湃，供不應求嗎？是因爲抗戰進展迅速，舊不適新嗎？是因爲話劇藝術在中國剛剛生長還不够壯大堅實嗎？胡風先生說：「這些也都不失爲原因罷，但主要的因素似乎還不在這里。」又說：「如果「劇本荒」是一個事實，那大概不是因爲劇本太少或新的劇本太少，而是好的劇本太少罷。」又以爲「劇作家過于意識對所謂「觀衆心理」的迎合」只走「最捷的捷徑」。所以「戰爭以來有了約三四百種的劇本，而還要鬧「劇本荒」的悲劇，未必不在這里吧？」我想這都是很對的。

宋之的先生在本刊創刊號「劇場雜拾」里說：我們的表演與劇作太迷于觀衆的即時喝彩了。他說：「要贏得觀衆席上即時的喝彩是很容易的，但在表演後仍能抓緊觀衆的思慮，就較爲難得了，我們戲劇工作者，今天被人責難的，也就正在這一點。——即時喝彩太多，而事後的影響較小。」

戲劇只是即時贏得人們喝彩的東西嗎？不。戲劇必須做到能够持久，能够永遠留在觀衆心坎里，看之再看演之再演的藝術。莎士比亞的，莫里哀的，奧斯托洛夫斯基的，以及其他諸家的不都是如此嗎？而我們之懂得巧迎觀衆心理，走向「噱頭」，執迷于觀衆「即時喝彩」的劇作傾向，只不過使得我們的作品曇花一現的即時的滿足觀衆一下而已。這不正是「荒年」的人禍嗎？

藝術必須是健康的。藝術決不是迎合觀衆，而必須是領導觀衆的。我們不要忽視藝術一時的風習，會影響于年青的下一代。以我們這一個辦了一年的戲劇刊物來說，所收外稿以劇作最多。其中的有些青年作者自然是因爲舞台，生活經驗之不足，寫不出較好的作品，但有些作者因爲還在做着抗戰初期劇作的公式以及仍把理論當作形象等原故，使作品不能達到臻善至美的境地。然而，這還是不足爲慮的事，因爲這是初學者常經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表現着染受了既成作品的上述現象的影響，而且是更加深的惡化了。有些青年作者們太愛「噱頭」，于是把抗戰看成 *Force*，把劇作全部「鬧劇」化了。有位作者將強奸放在台上來演出，一共有兩次之多！（真不知此戲如何演出，誰來演出？）更有四五篇來稿，封面第一頁便寫明「幕間談偵探話劇。有篇劇作要女主角犧牲色相，當場脫褲子。至於它們情節，其實都「差而不多」。戀愛場面佔絕對優勢。我方的女間諜則敢敵探于她的色相戰略下。敵僞的女探就犧牲了肉體，還落得個一命歸東。奇怪的是作者之中，也有發現有劇團的工作者，我真擔心這些劇作會全部上演或刊出。迎合觀衆，尋求「最捷徑的捷徑」的偷巧的劇作法，從被感染以至於更惡化了。低級的，色情的花槍，更包抄着「最捷徑的捷徑」，在初學寫作的青年基層里發生了。這不是悲劇之外的悲劇吧？

假如說「劇本荒」的重要原因好的太少，我想，也可以說劇作的「捷徑」與「花槍」要的太多的原故吧？因此，來個肅清即時討好觀衆的「捷徑」「花槍」的諸種傾向，來要求樸實，健康的劇作的

清潔運動，或可作為拯救劇國荒年的「捷徑」吧？

然而，問題尚不盡於此。

如果說戲劇是綜合的，集體的，戲劇藝術的真正形成，是有待於導演，演員，以及各個舞台藝術的工作單位的集體合作的「演出」的，那麼，一篇劇作只不過是一篇草案罷了。草案是被允許給予修正，是必須要再賦以新生命的。那麼，劇國荒年，不是不必盡責之劇作者嗎？

我沒有在減輕劇作者的責任。然而，我聽到說，我們的大後方的演劇在「噓頭」之上「噓頭」的加工了。一個來自某地的朋友告訴我，有劇作家的劇團，在宣傳着「電影手法化」的眩奇惑眾的新演出體系了。在戰地呢？那里的朋友來信說：有些劇團為了貪婪新穎，標新立異，也在採取光怪陸離的新演出法了，有些劇團為了誇大燈光裝置的噓頭，甚至以二三十人為一組而設立「燈光班」「裝置班」了。

於是所謂新穎的演出，只不過是「再創」演出草案（劇作）之真實內容或賦予劇作新生命以外的事。假如我們可以將劇作比為尚待灌溉的稻麥，演出團體可以比為養種稻麥的農家，那麼，稻麥尚未成熟，已被農家自己摧殘了。

難道這不是劇作者的悲劇嗎？我們的劇作者如果一不自重不是很容易在其下筆之際，自覺或不自覺的放處着現時的田地需要什麼應時的種子嗎？尤其是，我們的心誠意謙的劇作者，不是正在傷心痛楚着他們所供獻的種子未經灌溉而遭摧割嗎？

摧割會使田地荒蕪。把各種各樣有害劇作的演出傾向糾正過來，如同灌肥土地一樣的重要。而種子撒播在肥沃的土地里，得到灌溉與養育，是一樣可以開花結實的。

我們不是常聽說劇本好的太少嗎？但「太少」並非等于沒有。劇作的成績分向不至于就是零。數年來劇作們多少還給我們貢獻了不少的演出草案，可供我們實驗。如果，我們勇于忘去怪誕的新穎，高法只求花樣不求切實的愛護。如果我們的演出并不死板的被決定于所

選的劇本，而反過來把演出過程作為充實，豐富，再創的「藝術行為」的話，那麼目前的劇作，還不會個個落選，縱然貧弱，不還可救藥嗎？

有的劇團只願排演新作，曾在同地演過的舊作，縱然可取，也失去被選的資格了。別人演過了。為什麼不能再由我們來演呢？原因很簡單：把劇作視為演出的靈魂，忘掉演出是藝術的自我創造了。如果我們能夠把同一劇作的各演出，各自賦以自我創造的靈魂，各自取得不同的成功與勝利，那麼，我演劇藝術的進展，不是可以獲得多種多樣的色彩，我們的劇作，不是可以從多樣的創造中取得它不同的意義，而我們劇本荒的拯救不是又可多一條徑嗎？

你以為觀眾不願再預備些時間來欣賞同一劇作的幾種演出嗎？說得明白點，你怕沒有「生意」嗎？然而，「大雷雨」在上海的兩種不同的演出，擁有同樣衆多的觀眾。只要各有千秋，觀眾是最喜歡參加我們成功與勝利的演出的。

自然，這還得具備一種風尚：建立虛心誠意共同研磨的學習精神，逐個互相觀視，以及「捨劇本」「唱對台」的種種花樣。大家來討論開鑿，明年就會有個好豐年。（之喬）

### 蠅牛壳內外

現在劇運正陷進一個嚴重的低潮階段，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事實，而我們也時時刻刻都在企圖尋覓從這低潮裏尋求出一條妥善的路來，也是實在的情形，可是，一直尋求到如今，我們的「路」究竟是甚麼呢？似乎也還沒有得着一個最後的結論。

有些人覺得，在這個時代我們是不可能再有甚麼大作爲了，於其被低潮壓得生不生，倒不如乾脆放棄了是非，關起門來，把全力傾注在戲劇藝術的研討裏去。因爲，這樣我們至少還可以把握住一種東西——戲劇藝術，向這種藝術本身又是戰鬥的，可作爲很好的戰鬥工具。在我們潛伏下來的時候，可以把它磨得很鋒利，只等時機一到，

馬上就可以拿出來運用了，那時候因為它本身健壯，所以威力也一定是強大的。

這個辦法使我想到了蝸牛，那種怪物，每遇着惡劣的環境，它總是不抵抗也不逃走，却只把頭往自己壳裏一縮，就再也不問世事了。當然，那時候它可以自我陶醉于它自己底小天地裏，而且還可以在裏面修身養性，等到機會來了，環境優越了，再伸出頭角向外發展。可是，這兒有一個問題它似乎沒有考慮到：如果大家都像它這樣躲進自己底壳裏去，環境又怎麼會變優越呢？那麼它就只好永遠縮在壳裏了！並且，假使環境要更加惡劣起來，一旦把蝸牛壳也給摧毀了呢？那它又將何以自處？「戲劇力戰鬥的藝術」是不錯的，但，假使我們不用它去戰鬥的話，則戰鬥根本就談不上，因為我們已經屈服了，已經認作俘虜了！

蝸牛壳裏並不是甜蜜的世界！

這是一個艱苦的時代，這時代我們需要「熱情」，用熱情來克服困難，用熱情來燃燒起戰鬥的情緒。對待工作要熱情，對待同志要熱情，只有熱情才可以鼓舞起我們的勇氣，使我們敢于親嘗這大時代的艱苦，強經堅毅，不怕厄難，也只有熱情才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改造環境」一句話，自然是不便輕易喊出來的，但，鼓蕩起我們的熱情，使我們的情緒不隨着低潮落下去！不消沉不頹廢，却完全是我們能力範圍以內的事，我們應該這樣作，確也必須這樣作。

既然我們還沒有真正地鑽進蝸牛壳，那麼就還是不要鑽的好。蝸牛壳以外的世界，的確是有風浪的，然而風浪却正可以磨練得我們更堅強。我們還年青，我們不需要享樂，我們還年青，我們也不需要舒適。

(黃若海)

## 「嘲笑」和「憤怒」

——泰和「視察專員」禁演後——

藝術作品的不可價值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是在於通

過事件，人物的形象，對社會的嚴正的批評與指示上。「視察專員」這劇作，我們知道是俄皇尼古拉一世時代的產物，作者果戈里以其深銳的觀察力，透徹其所生活的階層，嚴正不苟的揭露出撒謊，欺騙，昏聩，糊塗，腐化，互相傾軋的官場黑幕，而使一般人憎恨，唾棄，大聲的嘲笑，這用意我們可以說是多餘的嗎？一百多年以後的今天，陳治策先生把它改寫過來，而以北洋軍閥政府為背景，這用意是明顯的！不是嘲笑現在的官場，而是指出北洋軍閥政府失敗的原因。

而且撒謊，欺騙，互相傾軋；這是舊社會的人類在生存競爭中所共有的毛病。我們的國家，正在向三民主義的道路上發展的時候，拓清這些阻礙道路的渣滓，也屬必要的，因此此次泰和建藝話劇團出演「視察專員」以後，竟然有人給予狠毒的唾罵，並否認其上演之價值，予以禁演，這實在使人憤懣的事。

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我想是以排除舊的和新的毒素而向上建設為目的的，所謂舊的毒素，無疑的是舊社會中一切極端虛偽，荒淫與無恥的東西，「視察專員」這嘲笑，鞭撻舊的腐敗的東西的宣說，不正好合乎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的需要嗎？

如果有人說：祇是暴露社會的弱點，結果將使人對社會不信任，但，前面已經說過了，這北洋軍閥政府的寫照，並且一個有希望，肯進步的國家，人民，是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的，相反的祇怕不知道自己的弱點。一個醫生，要治病，肯不先知道疾病的癥結嗎？

自己欺騙自己，這是斷絕來路的蠢法子，如果在「視察專員」演出以後，有人覺得那是嘲笑自己，因而妬恨，憤懣，這種氣憤大可不必，為了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抑住這滿腔的憤怒和詆罵吧？虛心的檢討自己，改正自己，不然必會在腐敗的泥沼中，斷送了自己的前途的。

如果有人覺到這些生活現在舞台上的僵僵，無恥的醜態，可惜，可恨，可笑，那麼應該時時的警惕自己，以這個來借鏡！

「視察專員」祇有暴露，沒有光明的指示，自然是美中不足，不過，指出錯誤也就是昭示未來，我們很不必去誹謗它，猜疑它！我們是進步的國家，也是進步的國民，我們是勇於批評自己的！

(楊平遠)

# 一個鋼鐵樣的人

· 悼保羅 ·

荃麟

兩個月以前，我還在向一個安徽來的朋友，打聽著訊久隔的保羅的消息，那朋友想了想說：「好像在什麼地方當縣長吧？」

保羅在當縣長——我聽了非常驚訝。隔了沒有幾天，我就得到保羅的死耗了，一聽到這消息，我立刻斷定這是確實的——雖然，在當時悲憤的心情下，却暗暗希望這是一個訛傳的謠言。

保羅會在這戰爭更早些犧牲的——我很早就這樣預感過。

一個有十多年修養的戲劇藝術家，他在戲劇界曾經有過相當的地位和資格，他是有卓越的演劇，導演和組織的能力，並且曾經培養出衆多的幹部。這一切——都使他可能成爲今天中國劇壇上一個名人，可能使他成後方一個戲劇團體的領袖。可能使他從戲劇工作中獲得他的名譽，地位，以及較優越而舒適的物質生活（至少他無須再到戲台上去扮鬼子兵，而因此誤死）更乖巧一些，也許還可以藉此升官，然而這些，他却連想也不屑去想一下，抗戰四年了，許多人早從前方回到後方的都市，許多人早已拋棄了戲劇游擊戰的口號，重新來建立現代都市戲劇，連他親自培養出來的一些幹部，都已經在各地當劇團的領導人了，而他——這個鋼鐵一樣的人，却依舊和抗戰開始時候一樣，率領着一羣忠實而堅強的年青伙伴，在敵後的廣漠鄉村中，在最底層的農民工人士兵羣衆中。僕僕地奔波，當人家都在趕着上演著名劇的時候，他却依舊帶着一些簡陋的布條和可憐的道具，和走江湖的一樣在農民和士兵的幫助下，搬演一些被人所不屑的小戲，話劇和街頭劇等等。他永遠不知道休息，永遠不知道疲乏，對他自己的事情，從來不會打算過一下，他的母親在湖南挨餓，他沒法養活，死了，他又不能回去奔喪，現在只剩他姐姐，還孤苦伶仃的在家鄉過着凄

餐不繼的生活。這樣的凄慘情景，有誰人敢責備保羅對家庭漠不關心麼？不；保羅對他母親對他姐姐底真摯的愛，凡是認識保羅的人，誰都能說得出來的，除了生活必需以外，他連自己治病的錢都寄給他母親了。他已經犧牲的可能。他知道，一個中國人民在今天是有更大的任務，他知道今天有更多的中國知識青年在冰天雪地裏受凍，更多的中國姐姐，被人蹂躪，需要他去爲民族盡更大的努力。因此，連他自己拖了一身病痛，他也無暇去兼顧。他曾經在舞台上吐血，但他絕不許演劇停止一下。個人的得失榮辱以及地位，名譽，金錢，在他是不算一回事，人家去趕時髦了，他始終靠他自己的，他只知爲着自己的主張和理想，不停地奮鬥，奮鬥！奮鬥！

是這樣的一個無所顧忌的硬漢，是這樣的一個透頂的傻瓜，在這血肉戰爭中間，他怎麼會比別人更早犧牲？

然而，他竟是這樣死法——自己拿槍把自己誤殺了，這又是誰會料到呢？

一九三七秋末冬初，正當上海戰事最激烈的時候，我在杭州認識了保羅。一個沉默，堅毅，而又有火一般熱情的短小精悍的人。他奮力地告訴我他的理想：他將於開演劇的游擊戰，通過這游擊戰，把中國話劇運動和大眾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不需要把話劇送到民衆前面去，而且要民衆跟我們一塊兒來演劇，只有這樣，戲劇纔能真正算大衆的」。一直到死，他、曾有一分動搖過他這個主張。

他的理想迅速地實現了。他領導了浙江省抗敵後援會流動劇團，到浙西浙東的各個農村中去，在長興，他利用整個長興煤礦作舞臺，把許多礦工人都變成了演員，在長興城市裏，他利用整個城市作舞

台，動員了幾千民衆來參加一個大規模的羣衆劇，在某一次廟會上，他把來燒香拜佛的老太太和趕集的小販都弄得戲劇裏去了。這一切大膽的創作，幾乎是破壞了舞台戲劇的一切規律，然而，他却不管。他大力開辦的做法，沒有一絲顧忌，終究他是收獲了巨大的效果。他在戲劇上的成功，是超過一切人的。

提起他那劇團，也是值得紀念的。除了向浙江省抗敵後援會借到一張和尚戒煙的護照，可以向各鄉鎮公所去交涉一宿兩餐的權利以外，這個團體連一個銅板也沒有。團員的薪水自然談不上，每個團員還把自己僅有的旅費，自動地捐獻給團體。那時演戲賣錢的事是不作興的。二三十個團員就像流浪的吉普賽人一樣，在浙西和浙東平原上，步行了二千多里旅程，在短短的三四個月中間，演出幾百個短劇。這種艱苦精神和緊張的生活，現在想起來簡直和夢幻一般了，而在那時這個劇團卻確實替浙東的救亡運動開闢了一條最初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奉命這羣青年到安徽去了，之後，就在大別山畔展開戲劇游擊工作，這中間聽說還做過紅槍會的工作，去年春天，我收到他的信和他們團體的照片，依舊是那麼精神勃勃的。他愉快地敘述他在敵後工作的情形，並且說決定把團體帶到江南來。這以後，音訊就忽然斷絕了，直到此次再聽到他消息，都是這不幸的噩耗了。

保羅的性格是綜合着藝術家的熱情與真實和革命戰士的堅毅與勇敢。有時候，你看見他微微的皺起眉毛，嘴唇有力地合着，兩隻發亮的眸子在人羣裏掃射，那種嚴肅強烈的態度，使他想到他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個最好的作戰指揮官。而在另一場合中，當你看見他和士兵或青年農民談話時候，那種奔放的熱情和那種真摯的關切，却常常會使對方流淚。有一次演出以前，在舞台後面的黑角落裏，我看見他和一個傷兵在談話，他已經化裝好了，正等待上台，他那亢激的聲音激動了那朴實的士兵，兩人緊緊握着手，眼淚從那傷兵的臉上掛下來，那種情形比舞台上的演出不知更幾倍的感動人，從這晚起，那個傷兵就夜夜來找他，他們成爲一對要好的朋友。

現在，一般青年中間，知道保羅的人已經很少了。他完全犧牲了他個人成名的機緣，但是在他所經過地區中的廣大農民和士兵羣衆中，保羅這個名字却是熟悉的，親切的。保羅有許多這樣的朋友。有一次，我們附搭在一輛傷兵軍車中，保羅發起替受傷同志服務，他唱起響亮的歌聲，這時，一個傷兵突然從人叢裏站起來，睜着眼睛望住保羅說：

「啊，你不是劉保羅？」

他們握着手大笑起來。這傷兵是欽佩他的一個觀衆，他立刻把保羅介紹給同伴們，於是，這一羣演戲的青年和那一羣傷兵立刻一家人似的融洽在一起了。

保羅關心別人更甚于關心自己，這是非常確切的。他自己身體很壞，有時演完戲簡直全身癱瘓一樣躺在地板上，可是他卻不斷在關切別人的健康，有一個團員害脾臟病，他堅決的要求團體每天另外供給這伙伴一毛錢的豬肝，儘量減輕他的工作，有些團員害病回家，他想種種方法替他寄錢去，這種熱烈的友愛和他對團員們非常嚴格的訓練，使他在同伴中建立起絕大的威信。

保羅是個藝術家，但是他對於政治對各種學術的關心，却是一般藝術工作者所罕有，曾經有一個時期，他在某種大學裏，讀完了不少關於社會科學的書，因此他在這方面，具有相當修養，雖然作爲一個社會科學家，他還是不夠的。他非常用功，縱然在工作極忙碌的時期，他還是不忘記讀書，和團員們討論各種現存問題。他從不把戲劇看作第一，在他的團體中，戲劇，組織，教育與宣傳是並重的。

對於保羅，我覺得他是一個具有完整的新社會的道德觀的，這種道德是他革命的人格和他對藝術的忠實所構成，這種道德觀念也充分表現在他的藝術方法中間。

我深深知道，保羅是不願意人家拿眼淚來哀悼他的，我也不願意再在這裏抹上一些傷感的哀詞，保羅，這個永遠不知道休息的人，現在是永遠的休息了，這自然是悲痛，但是我們僅僅哀悼一番就算了嗎？在今天，這個風雨如晦，鷓鴣不己的時候，我覺得保羅倒是我們的一面鏡子，我們需要從這面鏡子來望望我們自己，我們是否將有些什麼感覺？

# 槍斃「疏忽」來追悼保羅的死

田 漢

保羅不幸的消息到來之後，我的震驚悲痛是絕大的。就平生關係上說，我是第一個應該寫文字追悼他的。然而我沒有寫。這不因爲我薄於情感或忙於瑣務，而是因爲我無論如何不信這消息是真的。我總懸想着，總有一天我在什麼地方忽然看見他依然好好的活着，如像我初得聶耳和張曙們的噩耗一樣。

但事情是無可懷疑的了。亦明女士是目擊保羅飲彈而且親爲包紮的人，又在他傷重不救之夜，忍痛含淚唱過他自作的悲歌。這還有什麼可疑的呢？我們不能不承認事實，不能不承認我們文化戰線上嚴重的損失，不能不承認我們戲劇運動的合作上所感的新的痛傷。因而我不能不寫了。

啊，保羅！你就這樣的離開我們了！  
啊，保羅！我們將怎樣彌補這個無比重大的損失？  
啊，保羅！拿什麼表現我們老戰友的悲哀？

我不要再回憶過去十年我們的公私交誼吧。我難忘的是你由長沙回五戰區，經過武漢到三井洋行樓上訪我的那一天。你買了許多東西，留聲機，油印機，鼓，鑼鼓，以及許多演劇上應用的東西，我會勸你留在武漢，和我們一塊兒工作，甚至在政治部三廳給你預備了一個中技科員的缺，而你是那樣堅決勇敢的把你自己交給前線工作。我怎麼能相強呢？我們認得是那麼愉快素樸，如你們住在上海閘北淞南的時候，我們對戰局對工作都是那麼充滿着樂觀。第二天你匆匆地和和蔡

華，和你的夫人去了。我們十幾年來的遇合總是這麼隨隨便便的。你在杭州風波亭的時候，我和史東山兄在月光下打着燈去看你大姊姊，後來你出來了，又如大姊姊一道到南京丹鳳街的我家住一住數月。直到八一三戰爭爆發前夕，你演出我的「蘆溝橋」。我們常常把境遇的變遷，人生的離合簡直當一回事。但那裏知道三井洋行樓上小別，竟是我們的永別呢？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再想的！

我最覺得欠然的，是大前年我在桂林五美園的時候，你從潛山太湖前方寫信來報告你們許多英勇的戰事。其中還附了許多剪下的報紙，我原是應該設法代你表揚，這不僅是戰友的感情，也是提高一般抗戰情緒的必要一着。那稿子我已經交給當時在救亡日報工作的孫師毅兄，託他發表。原信師毅兄，因稿子的字太小了，要僱人抄寫纔能付印，結果人事變遷，師毅兄入用，救亡日報停頓，那些稿子都不知仍在那裏去了。又老伯母去世後你託我轉給你姊姊的信，因爲不知你姊姊的住址也無法投投。至今尚留在重慶行篋之中，這幾卷都是我的疏忽之處，也就是對不起老友之處。

但你的死，以及對同志的死不都是由於湯某的「疏忽」嗎？個人性格上的缺點，不及時克服，常常會影響別人以及團體，社會的安危。你的死對於抗戰的進展，對於抗戰宣傳的擴大，關係之莫大的。而以個別工作同志的疏忽不注意此無可補償的大錯，這是值得我們每一文化工作者警惕的。

讓我再說我們心裏的「疏忽」吧。「疏忽」日語叫「油斷」，日本有一句成語叫「油斷大敵」。意思是「我們的敵人是疏忽」。此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日，日寇進攻檀島，美國損失重大，事後美海相說「若早半個鐘頭聽得戰局必改觀」。也可見美國事前的防備的「疏忽」。這還不够我們警惕嗎？

每卷國幣九元。不日出版。預約三月底爲止

## 戲劇春秋第一卷合訂本

預約者每卷八元五角。款寄桂林一六〇郵箱



## 保羅先生的死 亦 明

今天空氣的陰沉與保羅先生在清明時節誤傷的那天沒有兩樣。午後，恰巧接到友人寄來歐陽予倩先生寫的「弔劉保羅先生」，我好像拾得寶貝似的，一口氣念完。當我念到最後一段時，心裏很不舒服，我好像是個受了極大冤枉的孩子，恨不得立時飛到歐陽先生的面前述說那事實的真像，爲了時間與空間的不允許，祇得安靜下來，求助于紙筆來傳達。

我是個愛好戲劇的女孩子，真理與年青人的熱情鼓勵我離開了荒淫無恥的孤島，奔向自由的祖國，在真正獻身戲劇的激流裏，我幸運地與保羅先生生活在一起。他雖是我們的導師，但是我們和他之間沒有什麼界限，永遠是打成一片，「在工作中學習」是我們的口號。祇要對於抗戰有一分利益，我們都不辭勞苦去幹到底。

有一天某戰區需要我們去作宣傳與教育的工作，保羅先生立時領了全部工作人員火速出發。三個鐘頭腳不停留，已趕完近四十里的路程，達目的地，演員立刻排演。戲的題目是「一個打十個」是保羅先生在另一個游擊區工作時用當地的土語寫成的，完全是反映當時當地的實情——在軍民切實的合作下，鬼子不但探不到我方的消息，而且被我英勇將士全部擊潰，老百姓在血的教訓中有了政治的覺悟，警惕性也提高了，因此漢奸亦無容身之處，最後漢奸當衆槍斃，更提高了羣衆的情緒，在高潮處結束了——爲什麼要在這裏特別提到劇本的內容？因爲當時是保羅先生自己導演這齣戲，扮演士兵的湯某對於工作素來就很忽略，「弔而朗當」是他一貫的作風，生活檢討時，雖然經常指出他的錯誤，可是他的行爲告訴我們，他並沒有接受多少，那時他忘記槍裏已上了子彈，當排演到最後一場時，也緊握槍對準扮演漢奸的費君頭上打去，那時保羅先生正蹲在地上矯正他們的動作，子彈從費君の後腦殼飛入保羅先生的後頸，透過他的後頸再射入另

一位旁觀者的小腿，混亂的場面在幾分鐘內就平靜了，我連忙將腳上的裹腿解下來，從破棉褲縫拉出一塊棉花，將傷者包紮好後，立刻送到臨時醫療所，費君在五分鐘內已停止了呼吸，保羅先生因傷勢太重流血過多，入醫療所後就與我們永別了。爲了不願讓人們誤會是他自己疏忽而自殺，我忍不住要將當時親眼看見的事實述說出來，關於這件事的經過歐陽先生也許是聽過三者傳說，所以有不準確之處。

當日下午我們仍照原來的計劃開會，並沒有因突來的不幸而情緒低落，爲了要將任務完成，我們忍受了一切，沒有人敢痛哭大哭，僅僅將悲痛之淚咽進腹去，戲演完後雖夜深仍繼續開追悼會，熟悉他生活的同志報告他一生不平凡的經歷，接着全體同唱他自己寫的歌「當兵把仇報」，我們的喉嚨得唱不出音，悲痛的心像被毒蛇緊緊咬住，散會後我們自己開檢討會，在羣衆的會議上決定送湯某坐幾個月禁閉，同時用澈底的教育方法槍斃他的粗心，檢討和分析他目前及過去的生活，找出原因後，給他嚴厲的勸言與警戒，這一場事變，就這樣告了個段落。

保羅先生對工作態度的認真與熱忱，給我們留下永不能遺忘的榜樣，他的精神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上，雖然此戲劇界少了一位忠實的鬥士，但是後死的我們將拾起他遺下的武器，繼承他未完的使命。亦明女士：

予倩先生的誤會完全是傳言不確所致，感謝女士替我們傳達了事實的真相。使大家更知道像保羅那樣的鐵漢，在民族戰爭無比尖銳之今日決不會過份大意，更不會消極自殺的。保羅死後其遺骸今葬何處？這幾年保留有什麼作品？最近兩年來他的詳細工作經過又如何？他的夫人現在何處？易杰女士黃榮兄是否仍在前方？他遺下的團體又歸何人率領？凡此種種都爲廣大戲劇工作者所關心，如承見告，幸何如之！專復願候健康，并期待迅速賜覆！

田漢 十二月廿七日

## 郭沫若先生與孩子劇團

孫傑

郭先生過五十大壽了！我非常興奮。除了慶賀外我想說一說我們對郭先生的觀感，也可以說是報告，因為這完全是事實。

郭先生和我們這羣孩子的認識差不多是與抗戰一樣長短，郭先生從抗戰起到現在，幾乎沒跟我們團體離開過，郭先生從任政治部三廳廳長起，直到廿九年九月份政治部改組止，他都是我們直屬的高級長官。然而他對我們小孩子像對其他人一樣從不曾擺過官僚架子。而老用父親對子女的態度關心，愛護，一直都熱心的指導我們，我們也用子女對自己慈父般的敬愛他。雖然郭先生對我們是關心，親切，然而他又不是一般父母只顧兒女飽暖的「溺愛」，使他們成爲嬌生慣養的小寶貝。相反地，他對我們常是非常嚴肅的。有時也常來探望生病的同志，在我們工作檢討會，生活檢討會上，郭先生時常非常嚴厲的批評我們，也常常指示我們一個人生在世界上的基本態度，也常常對我們說：你們不要自滿。古人說「十歲神童，廿歲舉人，三十歲的秀才，四十歲的老而不死，自滿會走到自毀的道路。」他常常用這話語來鼓勵我們。

郭先生在三廳工作雖然異常忙碌，但他總要抽出一點時間來替我們丙班小同志改鑄報，在政治部的時候，你總可以看見郭先生手裏拿着一隻鋼筆，非常細心地，耐煩地，站：我們疑室門口替我們改正報上的錯字和不通順的句子。有時吹過吃飯，還站在那兒替我們改正。這種精神使我們每個人天天找材料整理稿子，等待我們的郭先生來改正。

郭先生也時常抽出半天或兩三小時，替我們講時事，誰都知道

對小孩子講時事是件不容易的事，然而郭先生把它編成像故事似的，很耐煩的對我們講。雖然非常枯燥的東西，給郭先生一講，便非常有興趣起來，容易懂，而且小同志也容易接受。郭先生也時常給我們文學小組上課。雖然一上幾個鐘頭，但我們從未厭倦過，你說怪不怪？

前面已經講過郭先生對我們從未會打過官腔，或擺過什麼臭官僚架子。相反的他時常從很遠的地方來看我們。他喜歡和我們一起吃飯，他說「我很喜歡和你們一起吃飯吃」。在夏天他喜歡找我們下水游泳，或者在晚上乘風涼的時候「擺龍門陣」。他常常講到深夜才睡。講些什麼呢？非常廣，從天上的星宿到地上的生物，植物，身體的構造，醫學常識，有時也時常跟我們大同志談些生理上的問題，在這種乘涼會上，我們得到了好些寶貴的經驗與不易得的學識。

郭先生不但有種悔人不倦精神，同時在他自己的生活上學習上可以做我們非常好的模範，他自己常常對人說「有以身教，不以言教。」他自己對學習的努力，也給我們不少的影響。郭先生常常一個人在家讀書寫文章。從進毛廁發警報，他手中都少不了帶一本書，這種苦學的精神增進我們對他的尊敬，愈發覺得自己努力實在對不起這位慈愛的爸爸。

郭先生對衛生和健康是非常注意的，記得我們由上海到武漢，每個人身上生蚤子和皮膚病。郭先生除了告訴我們治療方法外，並主持我們的滑蓋運動，從此我們身上的革命虫就無影無蹤哪！他非但要我注重運動，他自己每天也很早起來與我們一起早操。

郭先生雖然是個老前輩，可是他非常的謙虛，他常對我們說「我

是你們的老學生，我要向你們學習。我這老牛需要你們年青的鞭策。  
 「雖然我們是小孩子，各方面非常幼稚，他很有氣魄的跟我們說『這好不好嗎？』我們回答說『不大適于小孩子看』。他馬上拿回去重寫一篇送來。雖然這是極細微的事情，然而這充分的表現郭先生虛心的態度，他非常尊重別人的意見，譬如『戲園光斬子』的事，郭先生下了一年多時間，想找點真材料，常常請教旁人關於這問題的意見，這就和別的作家馬馬虎虎的態度不同。  
 郭先生對我們這樣的深心和愛護，決不是完全從私的情感出發，而是同關心整個中華民族一樣，他是關心中國的少年。在武漢撤退時

郭先生曾以全力的幫助武漢所有兒童團體退出，例如新安旅行團駐漢工作隊，七七年劇團，抗戰兒童團，等等兒童團體都是郭先生出力退出的。這證明郭先生決非單單愛護孩子團團，而是在扶持一種新生的力量，因此郭先生對我們這孩子的期望特別大。  
 郭先生五十大壽了！我深信在我們這個人的時海裏內所有這樣信念？就是：永遠堅強下去，戰鬥下去，直到抗戰勝利，辛勞主義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請以這微薄的感想遙祝郭先生五十大壽，並祝郭先生永遠健康！  
 離國後手稿。

### 劇壇春秋錄

記者

洪深氏應本市「新中國劇社」之邀。來桂導演四幕劇「再會吧香港」。此劇將在本刊二卷中發表。又洪氏將為「學劇春秋」特撰一多幕劇。其導演論文，將陸續刊於本刊。「導演計劃」一文，可於二卷一期中刊出。  
 陽翰笙氏繼「天國春秋」後，又另有新作，最近來函云：「天國春秋」（「洪官橋劇」係報上所誤傳）在弟暑假中動筆時已早允交「抗戰文藝」發表，同時亦早決編入紀念郭先生之文藝叢書中，兄之所求，無法應命，亦希有以特諒，好在弟近將手寫「草莽英雄」，文成決將之以補「學劇春秋」之白也。

陳白塵氏繼「大地回春」後之新作「大渡河」，據

來函云：「拙作『大渡河』，原擬據舊作『石達開末路』改作」。又云：「『學劇春秋』已為國內僅存之唯一劇刊，如有劇作，當奉呈求正也。」我們希望能在二卷中接到他的劇作發表。

夏衍氏之新作「中國五十年」，原擬交本刊發表，不料正待寄出時，美日戰爭爆發。夏氏現已抵桂，該劇已毀於香港之役。據此劇共寫四次，寫成後必樂圍一次而毀其原稿，故夏氏認爲不吉，不擬再寫云。

章泯氏之新作五幕劇「苦戀」，已寄來前三幕，其四五兩幕，因香港音訊斷絕，至今無法獲全，其論文「劇是什麼」及「論劇與戲劇」，將於刊於二卷本刊中。章氏與宋之的等現已脫險返國。

# 越境而去的人

· 一幕劇 ·

吳 天

人物：王老爹

王大媽

小四子

秀 姐

錢老大

佈景：一間簡陋的茅屋，屋中放着一張破板桌和兩三張凳子，旁有竹籬笆隔開的一小

間，不知是那兒拾來的大減價的布旗歪歪斜斜地懸掛在缺口處，算是門帘。後面有門通到外面，左面則是一個蒙着破布的小窗。

冬天的夜裏，寒風怒吼着，彷彿這屋子隨時有被吹倒的危險。

幕開時，王老爹坐在凳上，凝神聽着外面的動靜。

王老爹（兩手互搓）好冷！才十一月呢！

（裏間有鬚聲響，小四子怯生生地走出來）

老（王老爹簡稱）出來幹什麼？不睡覺！

四（小四子簡稱）我……我要……不，我不

要睡。

老（無可奈何地）唉！衣服紐好，不要凍着

四 是……

老（抱怨自語）到現在還不回來……（屏息半響，如有所聞）小四子，你去看看。

小四子開門向遠處看看，一無所見，只聞犬吠，風聲夾雜着陣雨）

四 沒有啊！

老 我彷彿聽見什麼地方響動，你二哥！

四 什麼也沒有。（仍坐在原處）外面倒在下雨了。

老（嗆咳起來）唉……快把門關上。

（王大媽從裏間出來，秀姐隨後，後面，她異常吃力地提着一個布袋，一出來便放在桌旁地上。）

四（關上門走到秀姐面前）就去嗎？我跟你

一齊去。

秀姐 不用你，你留在家裏。

四（對着王大媽）媽！叫她讓我去。

王大媽 要你去幹什麼？還不去睡覺！

老（小四子簡稱）不是給人搶走了嗎？

秀（秀姐簡稱）不是給人搶走了嗎？

老（王大媽簡稱）那……（換了口氣）爹，

去睡了吧！

老（生氣地）我不要睡！

（秀姐拉了小四子悄悄地走進去）

老（小四子不高興地站在一旁）

還是等二毛回來吧！金生媽！

（秀姐欲言又止）

老 你們是一定要去的，全不依我的話，上次何

大保的事，你們全忘記了？毆打壞了到現

在還沒有好……早知道不要逃出來多好

受這種活罪，至少有口飯吃，就那九畝

田儘可以活着。

秀（秀姐簡稱）不是給人搶走了嗎？

老 我們可以搶回來啊！

媽（王大媽簡稱）那……（換了口氣）爹，

去睡了吧！

老（生氣地）我不要睡！

（秀姐拉了小四子悄悄地走進去）

老 叫你們不要做這種事，偏不信，現在，看

二毛去了一整天，現在天都快亮了，還不

見個人影兒，難保沒有什麼事，三個兒子

，走了一個，跑得無影無蹤。只剩下二毛

眼小三子，要是二毛出了什麼事，你，你

……

媽 不會的，爹！

老 你敢打包票？

媽 等一錢老大來就可以知道了。

老 回去，我說，還是想法子到鄉下去。

媽 ……回到鄉下去，也得找够盤纏。

老 就一輩子死在這兒！！

媽（難受地）唉，回到鄉下去……不知那一

年那一月……  
總有那一天的。可恨我老了……(傷感地)  
要是老大回來……鄉下那間破茅屋補補好，把那兩條牛討出來……(起立)離開這兒……這倒露日子，有一頓沒一頓的受够了……(坐在桌旁，摸出煙袋預備抽煙，發現煙沒有了)唉！(走到裏面)這種日子……

(王大媽等他走後，便去試提那一袋東西，這時秀姐輕輕地走出來)  
我來拿，媽，(提起)唉！  
媽 拿得動嗎？當心點！秀姐。  
秀 不要緊，過了，鐵絲網就好辦了。  
媽 看過了，那地方靠得住？  
秀 離這兒不遠，那邊剛好有個洞，我爬得過去。

媽 不會被他們看見？  
秀 姑崗的離着好些路呢！  
媽 那你能不大意，說不定他們會跑過來。  
秀 我知道，阿巧她們會關照我的。  
媽 過了鐵絲網把米賣了快點回來！  
秀 是！媽放心好了。  
媽 你還沒有去過，從前總是你二哥，現在他

秀 他就會回來的。  
媽 千萬小心點，秀姐！  
(屋內有王老爹咳嗽聲)  
媽 爹要出來了，快走吧……唉，真沒辦法

(外面雨聲)又是下雨，這袋米再不賣出去，明兒，不知道吃什麼了，好容易借錢買了這點米……要是這一袋米是我們的多好……  
(秀姐背了那袋米要走)  
(小四子偷偷地出來)  
四 我要去，我要去！  
媽 不許吵，誰叫你出來的？  
四 媽，我要去末！  
秀 你去幹什麼？等爹來罵你一頓。  
四 我去可以幫着你，姐姐，路我熟。  
媽 媽你看——小四子……  
秀 我走了！(走)  
四 (拉住了她)帶我去，帶我去！  
老 (在屋內)喂，你們看見我那煙盒兒沒有？又是誰把牠攔到那兒去了？……  
秀 放開我！放開我！爹爹要出來了。  
媽 好吧！秀姐，你帶着小四子去，也好讓他幫你看風。  
四 你看，媽都說了……(放下了手)  
秀 那你可得聽我的話。  
媽 快去吧！小心點兒，外面風大。(開了門)又是風，又是雨，天老爺是要害死我們窮人了。慢慢走，秀姐。黑得很……

(秀姐和小四子同下)  
(隨在他們後面)不要胡鬧，要是實在沒

法兒過去，就等明天……  
(在外)一定會過去的。  
(在外)秀姐，碰着他們的問看見你二哥沒有？  
(在外)是了！  
(在外)米不要丟了……地上濶，當心滑倒，小四子好好走！你們……(風把她下面的話掩蓋了)  
(稍停，王大媽走了進來)  
(喃喃地)天老爺保佑……  
(王老爹從裏面走出來)  
媽 煙盒藏在櫃子裏邊，不知道誰出的主意。  
老 爹，你找着了？  
媽 好不容易。(坐下來抽煙)  
(王大媽要進進去)  
小四子他們呢？  
媽 (支吾)不是在裏面嗎？睡了吧？  
老 沒有啊！怎末我沒有看見？(向小四子，小四子！(沒有人應)到那兒去了？(起身要去找)  
媽 (知不能隱瞞，但仍圖挽救，)他們……他們到錢老大家裏去了。  
老 那你剛才怎麼說他們睡了？  
媽 ……  
(站起，惱怒)他們又去運米去了，是不是？(對着她)兒子女兒就你不是你生的，總是送到虎口上去！快去追他們回來，追他們回來！(王大媽呆着)

媽 我來拿，媽，(提起)唉！  
媽 拿得動嗎？當心點！秀姐。  
秀 不要緊，過了，鐵絲網就好辦了。  
媽 看過了，那地方靠得住？  
秀 離這兒不遠，那邊剛好有個洞，我爬得過去。

媽 不會被他們看見？  
秀 姑崗的離着好些路呢！  
媽 那你能不大意，說不定他們會跑過來。  
秀 我知道，阿巧她們會關照我的。  
媽 過了鐵絲網把米賣了快點回來！  
秀 是！媽放心好了。  
媽 你還沒有去過，從前總是你二哥，現在他

秀 他就會回來的。  
媽 千萬小心點，秀姐！  
(屋內有王老爹咳嗽聲)  
媽 爹要出來了，快走吧……唉，真沒辦法

(外面雨聲)又是下雨，這袋米再不賣出去，明兒，不知道吃什麼了，好容易借錢買了這點米……要是這一袋米是我們的多好……  
(秀姐背了那袋米要走)  
(小四子偷偷地出來)  
四 我要去，我要去！  
媽 不許吵，誰叫你出來的？  
四 媽，我要去末！  
秀 你去幹什麼？等爹來罵你一頓。  
四 我去可以幫着你，姐姐，路我熟。  
媽 媽你看——小四子……  
秀 我走了！(走)  
四 (拉住了她)帶我去，帶我去！  
老 (在屋內)喂，你們看見我那煙盒兒沒有？又是誰把牠攔到那兒去了？……  
秀 放開我！放開我！爹爹要出來了。  
媽 好吧！秀姐，你帶着小四子去，也好讓他幫你看風。  
四 你看，媽都說了……(放下了手)  
秀 那你可得聽我的話。  
媽 快去吧！小心點兒，外面風大。(開了門)又是風，又是雨，天老爺是要害死我們窮人了。慢慢走，秀姐。黑得很……

(秀姐和小四子同下)  
(隨在他們後面)不要胡鬧，要是實在沒

法兒過去，就等明天……  
(在外)一定會過去的。  
(在外)秀姐，碰着他們的問看見你二哥沒有？  
(在外)是了！  
(在外)米不要丟了……地上濶，當心滑倒，小四子好好走！你們……(風把她下面的話掩蓋了)  
(稍停，王大媽走了進來)  
(喃喃地)天老爺保佑……  
(王老爹從裏面走出來)  
媽 煙盒藏在櫃子裏邊，不知道誰出的主意。  
老 爹，你找着了？  
媽 好不容易。(坐下來抽煙)  
(王大媽要進進去)  
小四子他們呢？  
媽 (支吾)不是在裏面嗎？睡了吧？  
老 沒有啊！怎末我沒有看見？(向小四子，小四子！(沒有人應)到那兒去了？(起身要去找)  
媽 (知不能隱瞞，但仍圖挽救，)他們……他們到錢老大家裏去了。  
老 那你剛才怎麼說他們睡了？  
媽 ……  
(站起，惱怒)他們又去運米去了，是不是？(對着她)兒子女兒就你不是你生的，總是送到虎口上去！快去追他們回來，追他們回來！(王大媽呆着)

法兒過去，就等明天……  
(在外)一定會過去的。  
(在外)秀姐，碰着他們的問看見你二哥沒有？  
(在外)是了！  
(在外)米不要丟了……地上濶，當心滑倒，小四子好好走！你們……(風把她下面的話掩蓋了)  
(稍停，王大媽走了進來)  
(喃喃地)天老爺保佑……  
(王老爹從裏面走出來)  
媽 煙盒藏在櫃子裏邊，不知道誰出的主意。  
老 爹，你找着了？  
媽 好不容易。(坐下來抽煙)  
(王大媽要進進去)  
小四子他們呢？  
媽 (支吾)不是在裏面嗎？睡了吧？  
老 沒有啊！怎末我沒有看見？(向小四子，小四子！(沒有人應)到那兒去了？(起身要去找)  
媽 (知不能隱瞞，但仍圖挽救，)他們……他們到錢老大家裏去了。  
老 那你剛才怎麼說他們睡了？  
媽 ……  
(站起，惱怒)他們又去運米去了，是不是？(對着她)兒子女兒就你不是你生的，總是送到虎口上去！快去追他們回來，追他們回來！(王大媽呆着)

法兒過去，就等明天……  
(在外)一定會過去的。  
(在外)秀姐，碰着他們的問看見你二哥沒有？  
(在外)是了！  
(在外)米不要丟了……地上濶，當心滑倒，小四子好好走！你們……(風把她下面的話掩蓋了)  
(稍停，王大媽走了進來)  
(喃喃地)天老爺保佑……  
(王老爹從裏面走出來)  
媽 煙盒藏在櫃子裏邊，不知道誰出的主意。  
老 爹，你找着了？  
媽 好不容易。(坐下來抽煙)  
(王大媽要進進去)  
小四子他們呢？  
媽 (支吾)不是在裏面嗎？睡了吧？  
老 沒有啊！怎末我沒有看見？(向小四子，小四子！(沒有人應)到那兒去了？(起身要去找)  
媽 (知不能隱瞞，但仍圖挽救，)他們……他們到錢老大家裏去了。  
老 那你剛才怎麼說他們睡了？  
媽 ……  
(站起，惱怒)他們又去運米去了，是不是？(對着她)兒子女兒就你不是你生的，總是送到虎口上去！快去追他們回來，追他們回來！(王大媽呆着)

法兒過去，就等明天……  
(在外)一定會過去的。  
(在外)秀姐，碰着他們的問看見你二哥沒有？  
(在外)是了！  
(在外)米不要丟了……地上濶，當心滑倒，小四子好好走！你們……(風把她下面的話掩蓋了)  
(稍停，王大媽走了進來)  
(喃喃地)天老爺保佑……  
(王老爹從裏面走出來)  
媽 煙盒藏在櫃子裏邊，不知道誰出的主意。  
老 爹，你找着了？  
媽 好不容易。(坐下來抽煙)  
(王大媽要進進去)  
小四子他們呢？  
媽 (支吾)不是在裏面嗎？睡了吧？  
老 沒有啊！怎末我沒有看見？(向小四子，小四子！(沒有人應)到那兒去了？(起身要去找)  
媽 (知不能隱瞞，但仍圖挽救，)他們……他們到錢老大家裏去了。  
老 那你剛才怎麼說他們睡了？  
媽 ……  
(站起，惱怒)他們又去運米去了，是不是？(對着她)兒子女兒就你不是你生的，總是送到虎口上去！快去追他們回來，追他們回來！(王大媽呆着)

老 (躊躇着開門，走了兩步) 小四子！小四子！回來！……回來！……

(寂然，毫無反應)

老 (舉向來，坐下) 走了；走遠了，又是。

一頓……(用手掩面，突然，像嬰兒似地笑起來)

媽 (壓不住自己的悲傷，可是，仍然做出平靜的樣子) 爹爹！爹爹！不要緊的……

小四子……

媽 他去了，姐妹倆也好有個照應，不會有什麼事的。

老 (逐漸平靜下來，停止啜泣，) 唉，二毛夜回來，他們不去了。

媽 鄭老大他們一大幫人，來來往往多少次了，那一次不是平平安安的。

老 那！——何大保怎麼……

媽 也真不湊巧……

老 不止何大保，還有……

媽 (阻止他再往下說，自己也不免掉感起來)

天老爺……菩薩睜眼睛……我們沒有做過壞事……

老 唉，菩薩……

媽 菩薩有靈……

老 再不要穿過去，再這種大險了，只為了一點兒小錢……

媽 爹爹，我們得活活，上次借來做本的錢還沒有還清……

老 一斗米兩三塊錢……

媽 利錢不算小。實在……

老 就拚自己的性命！要是存自己家鄉……

媽 耕自己的田，有大老黃……

老 多好的的一隻牛，要是沒有這些鬼事，安家家業怎麼會逃難？東飄西盪……

媽 (大家沒有說話，遠處傳來一兩聲犬吠)

老 奇怪，怎麼今天狗老是在叫？

媽 (寬慰地) 狗天天叫的。

老 我總覺得跟平日有點不同……(呵欠)

媽 你睡了吧！爹爹。

老 不，我要等着。

媽 等誰？

老 你不說錢老大要來？

媽 喂！

老 天氣多冷，這世界老天爺也變了，真像十一月的天氣，怕還要下雪呢！

媽 外面在下雨呢！

老 (錢老大推門進，背手帶上了門，身上淋溼，形色語憤，看見他們，趨趨不前)

媽 錢老大，你……

老 (錢老大簡稱) 還沒有睡？王大媽！(對王老爹) 你也……

媽 二毛究竟怎麼了？

老 (喃喃地) 他，他……

媽 他怎麼？

老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碰到他？

錢 恐怕是……

老 被抓去了？

錢 ……………

媽 呀！

老 (難堪的沉默)

媽 我說過的，唉！(以手互擊) 怎麼好？

老 老大，現在押在那兒？找得出人去說說？

錢 是前，是……的。

老 二毛，二毛！(突然起立) 我跟他們要人去！叫他們還我的孫子！(要衝出去)

錢 王老爹，這是幹什麼？

老 拚了老命好了。

錢 這……這……

媽 爹爹，你去有什麼用呢？

老 (固執地) 還我的孫子，還我的孫子！

媽 不行的，現在沒有用！

老 (頓下來) 讓我去，讓我去……

媽 人有了下落就好了，還是去睡吧，明天一早想辦法。

老 ……………

老 (王大媽扶了他進內)

媽 (錢老大從懷裏拿出雙鞋來，他遞遞地看視)

老 (王大媽上)

媽 到底是……(看見那隻鞋) 你手裏拿的什麼？

老 (要給她看，又不想給她看) 是……

媽 (到底看見了) 一隻鞋(大驚) 二毛的鞋，(預感地) 剛才你是說慌的，二毛他……

錢 ……我怕王老爹太難過，本來我想先跟你說

了再……

媽 快說，難道他真……

錢 吃了飯我出去打聽了整整一個下午，總不知道二毛到哪儿去了，後來我跑到鐵絲網

旁邊，驀地看到這一隻鞋。

媽 一點不錯，是二毛的……他是跑的時候

錢 弄不清楚，好像是這麼樣的，記得早上我

們剛剛爬了過去，把米袋背在身上，就聽

地跑，等到我跑到前面一條馬路上，息下

腳來喘一口氣時，回看一看，就只見了一

媽 他跑到哪儿去了呢？……要是他跑了出

來，這時候也應該回家了。

錢 (不得不說)他……

媽 到底沒有跑出來？

錢 ……後來聽得人說，他受了傷，被人抬到

醫院裏去了。

媽 你……(失聲)我的二毛！

錢 ……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趕到醫院，醫

院裏先說沒有這個人，後來又說過了時候

不能進去。

媽 (嗚咽着)倒霉的事，到底碰着了。

錢 (安穩地，但找不出什麼話來)王大媽，

王大媽……剛才他爹爹還講，真地被他說

中了……

錢 大概不要緊的，明天我陪了大媽到醫院裏

去看他。

媽 (啜泣)現在秀姐，小四子，又去了，他

們不能不去，明天日子總要過的，他們還

不知道。

錢 ……王老爹出來了！

媽 (王大媽止住了哭，大家看着走出門來的

王老爹)

錢 (搭訕地)怎末，沒有睡着？

老 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好在天快亮了，熬

一夜有什麼，還是看二毛要緊(大家原本

以為他聽見了什麼，現在知道沒有，稍為

放心)

老 明兒一早，錢老大，費心帶我去找二毛，

不怕他什麼天神天將，鬼司令都，我就是

一條老命。

錢 我看，老爹還是在家裏想，我跟大媽去

不，讓我去，我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還怕

什麼？(外面又是一陣狗叫，較上次兇利

，中間好像還有人聲)

老 你聽這些狗一夜不停地叫，怕又要鬧什麼

亂子……

錢 不會的。

老 (但是狗仍叫着)

老 還是叫！

老 我去看看。(匆匆下)

錢 這算是什麼世界！就不讓人活……

金生媽，錢老大，說了二毛在那兒沒有？

媽 (背身拭淚，聲為應付)沒有。

老 這傢伙，只顧自己逃了出來，靠不住。二

毛這個傻孩子，什麼事不管，總打先鋒

。粗心浮氣……爲什麼只抓了他一個人

呢？

媽 老大說，他走在後面落了單……

老 奇怪，這一次他倒隨着人家後頭。唉，我

看又得化錢……

媽 錢，錢怕也沒有什麼用……錢……

老 (自己安慰)憑着我的老臉去借點，還有

……我自己存着點兒，這，我一直沒有跟

你們提過……(得意地)十來塊錢……

媽 可是他現在……

老 什麼？(王大媽迴避他的眼光)你說！(

見她不言，又自顧自地說下去)這次出來

，可千萬不要再幹這種事了，就是討飯也

回家鄉去討去！

媽 是的，要是二毛……

老 要是二毛怎麼樣？

媽 二毛出來之後。

老 那還用說，就是再不調理，他們能一輩子

扣着他……只要你們聽我的話，一齊回

去，金生也找回來。這孩子……

媽 唉，現在家裏只剩下我們，老的老，少的

少……

老 可不是？有養二毛，他比金生好，肯聽話

媽 二毛……

老 (好像覺着了什麼)怎麼，二毛到底怎麼

了？

期 六 第 媽 沒有什麼，明天一早……

老 明天一早去找他，……  
(走近犬吠不停)

媽 (恐懼地)要出什麼事？

老 啊！這！這……  
媽 天哪！

(人聲，足步聲)

老 (起立，開了門向遠處看，外面風聲，人聲，犬吠聲雜作)誰？

媽 (跟着他向同一方向看)那是——

(遠處人走近前來，錢老大抱着受傷的秀姐，渾身染着血跡，小四子跑在前面)

四 (衝到王大媽前)媽媽媽媽！

媽 啊！

老 (同時)什麼？小四子？

四 姐姐被咬傷了。

錢 快快！有刀傷藥沒有？

(王大媽跑進內面這一邊，他們把秀姐扶

倚在凳子上，秀姐閉目呻吟，王老爹把燈

移在近旁，王大媽走出來，給秀姐包紮)

媽 怎麼了秀姐！

秀 噫……噫……

四 我們剛要穿過錢絲綢的時候，忽然跑來了

兩條大狗，牠們一口咬着我的衣服不放，

姐姐叫我快快跑，她背着那袋米走不快，

兩隻狗就儘命咬着她，把她咬得……(哭)

錢 狗是他們放做守衛的。

媽 秀姐，秀姐，(驚喘)他們有狗，他們放

狗來咬我們窮人，不得好死的……他們已

要我們的命！

秀 (迷惘地)米……米……媽媽，你……

媽 秀姐，我在這兒！

秀 媽，米不能……讓……他們搶走……

媽 好孩子，秀姐！

秀 米……米……在這兒。(她把一隻微弱的手

顫巍巍地高舉起來)

(有一把米和搗碎的米袋片隨着她的手鬆

開。落到地上)

(大家為過度的悲憤所壓擊，反倒欲哭無

淚)

老 孩子，孩子，還我的孩子，(跪在地上發

現那隻二毛的鞋，)啊！(把鞋拿在手中

)二毛，二毛！(鞋落地，他哭倒在地上)

，半擡，慢慢起來，一手抓了一塊混了泥的米。用一種低啞而沉痛的聲音)我要去，回去拚了這條命，……還我的孩子，還我的孩子！

(外面是沉沉的黑夜，只聞犬吠聲和風聲雨聲。)

——幕——

吳天兒現在「孤島」。這篇劇作顯然有些陰險，在我們敢於大呼大叫的內地朋友看來，人物的活動與背景的陪襯，是那麽不明顯。然而，這不正是「孤島」朋友們製作的特色嗎？

它類似約翰·沁孤(John Galsworthy)的名作「騎馬下海的人」。它有着可喜的氛圍的佈置。我們本來想改動一下，使它「明顯」起來。但，那不是對作者不恭，而且有損于原作的特色嗎？或者，那是演出者的事。

我們本想發表些，因各個環境不同而產生各個不同風貌的劇作。那麼，這篇劇作的發表，就作為這個企圖的開始吧。

(編者誌)



# 英雄的插曲 一幕兩場

杜宣

## 第一場

時間 廿六年七七事變後一個月  
地點 日本千葉縣市川外須和田二六七番地佐藤家

人：

佐藤安娜 即郭沫若夫人

哥哥 即其子

妹妹 即其女

弟弟 即其幼子

橋本英吉 送牛奶的

石川龜太郎 警察局密探

郭沫若先生流亡海外整整的十年，七七事變後，拋妻別子，毅然歸國參加抗戰，他的夫人和公子們，在日本的生活，就更形艱苦了。

這就是郭先生在日本千葉縣住的房子，是一幢純日本式的郊外建築，已經是相當的舊了，一進門就是個庭園，雜植了些花木，在靠近客廳的走廊那裏，搭了一個藤架，房子並不怎樣小，由玄關上來，是間六疊席的房間，牆上掛了幾幅油畫，一張很小的書桌子上堆了些教科書和筆記本，似乎他的大公子就住在這間房

子里，進去向右拗是一間十二疊席的客房，中間放了一張紅木矮桌子，旁邊有一把紅木架子，上面放了一張郭氏尊人的相片，還有一個留聲機和一些唱片，通過這客房那邊兩間房子就是郭氏的寢室。

這是郭氏離家的那天清早日本初秋的早上，常常有着濃霧。

在這房間裏，多少顯得有些寂寞。

弟弟每天早上，有和爸爸一道散步的習慣，今天一起來找不到爸爸所以他很生氣。

(弟弟從內室叫出來)

弟弟 爸爸爸爸(看見屋子裏沒有人)

嗎？到那裏去了，(跑到院子裏)

爸爸你在那裏(喚起郭沫若在石坎上)

(妹妹眼着出來)

妹妹 弟弟，你為什麼今天早上不同爸爸一道出去散步？一個人坐在這兒？

(弟弟不理，還是在生氣的樣子)

妹妹 弟弟進來吧！

弟弟 不，我要坐在這里等爸爸回來，他每天都

等我一道出去的，今天為什麼一個人就走了呢？

妹妹 啊！也許是因為今天早上霧太大了，他怕你招涼，你看，衣服都潮了還不快些進來！

弟弟 我不理！

妹妹 你不聽話等爸爸回來了，我告訴爸爸去。

弟弟 你告訴爸爸好了，爸爸從來就不打人的。

妹妹 你曉得嗎，爸爸近來脾氣改變了，他同我的老是不像以前那樣親近了。

弟弟 為什麼？

妹妹 還不是因為你不聽話。

弟弟 唉，你騙我，我知道的，媽告訴我，爸爸近來想念祖父。

妹妹 祖父在那裏，你知道嗎？

弟弟 在……在中國四川省是嗎？

妹妹 是……啊，媽來了，媽？

(安娜上)

妹妹 弟弟不聽話。

安 什麼，貴貴，你為什麼不聽話。

弟弟 媽，爸爸今天不帶我就一個人出去了，我一定要，一定學前他，他近來老是不理我。

安 孩子，你不要鬧了，你爸爸這幾天心里很難。

弟弟 媽，爸爸心里為什麼難，是不是……

安 是什麼？

弟弟 和你吵了架。

安 不是的，爸爸從來不全媽吵架的，因為近來中國和日本的戰爭一天天的打得利害起

來了，你爸爸說這次戰爭是中國的存亡關頭，一定會延長下去的，啊，（對妹妹）你

妹 好（妹下）

弟 媽，爸爸到底是不是中國人，

安 是的，你爸爸是一個最光榮的中國人

弟 那麼，我不是中國人？

安 寶寶，你當然是屬於你爸爸的。

弟 學校的老師說，中國人不好太野蠻，他說

中國人吃飯拉屎，會客，都在一個地方，

那真髒死了，我不歡喜中國人。

安 你不要相信老師說的，媽到過中國，看見

過許多中國人，他們都和你爸爸一樣可愛

，也同你一樣可愛，寶寶，你應該愛中國

，中國是你的祖國。

弟 你愛不愛中國。

安 媽愛中國。

弟 你討厭日本嗎？

安 不，媽也愛日本。

（妹妹上）

妹 媽，報紙找不到

唔，也許你爸爸帶出去了，你們趕快去整

理書包，等爸爸一回來，就吃飯上學去，

我去看早飯燒好了沒有。

爸 弟弟，我們一道去整理書包吧！（弟妹相

攜而下，安娜正準備下）一個送牛奶的拿

了兩瓶森永牛奶進來。

牛 早安，太太。

安 早安，

牛 太太，這是這個月的牛奶賬

安 對不起得很，這兩天我的錢不大湊手，過

兩天給你吧。

牛 沒關係，沒關係，隨便什麼時候給都可以

，不要緊！佐藤先生還沒有回來。

安 是的，散步去了，每天這時候都應該回來

了，怎辦，你剛才聽見了他沒有？

牛 沒有，我帶了一份英文報 Tokyo Times 給

你看，這幾天中日戰爭更緊張了，我看全

九、一八、一、二八，已經完全不同了，

中國似乎認為已忍無可忍，到了犧牲的最

後關頭，軍部要很快的解決中國事件，似

乎是不大可能。這一次說不定就會擴大戰

事範圍，成為世界大戰的序幕了。

安 （接過報）你懂英文嗎？

牛 是的，我是早稱英文科畢業的，我很愛

莎士比亞，坪內逍遙博士他生前還很讚賞

我那一篇莎士比亞研究論文哩，不過……

安 唔。

牛 不過有什麼辦法呢，在東京想靠稿費維持

生活的文學青年，有三千多個，但是真能

够用稿費維持生活的，還不到六百人，所

以我就來到了鄉下送牛奶了，啊，佐藤先

生回來了，請你把這份報給他看，我要走

了，再會。

安 忙什麼，再談一會吧，也許他馬上就會回

來的，每天他這時候都早回來了，他是很

牛

佐藤先生這個時候是應該走的，我們也都

歡喜和你們青年人談話的，他說他只要看

到你們年青人，他就好像忘記了自己的遲

暮，有的時候就和小孩子玩起來，簡直就

是一個小孩子，不過自從這次戰爭爆發以

後，他的心情就憂鬱得多了，

牛 佐藤先生的憂鬱，也就是中國和日本兩個

民族的憂鬱，不過這個時候佐藤先生應該

興奮啊，因為他已經憂鬱了十年啊。

安 起初戰事一爆發，他是一直興奮的，當他

接到蘆溝橋戰事爆發的那張號外，他興奮

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拿我的手說「安

娜，我十年放逐的生活得救了，你看中國

在呼喚我呢！」不過這兩天他很少和我們談

到戰事：我想也許他是……

牛 （機警的）是不差佐藤先生打算……

安 我是說，也許……也許他最太就心這次戰

事了。

牛 太太，這次戰爭恐怕要成為中日兩國的生

死戰爭，和以前的所謂幾次「事件」都完

全不同，你看日本在中國的所有僑民，不

都撤退的快完了嗎，所以我們很擔心佐藤

先生的。

安 自從戰事以後，他自己也和我商量過好幾

次啦，當然他這個時候是應該回到祖國的

，但……又老放心不下我們母子幾個人，在

這邊的生活，一起走吧，目標太大了，反

而運累得他走不動。

常聽到他說過的，他完全爲的是丟不下你們，其實他要走了的話，你們留在這兒的生活，我們大家想辦法好，這點他倒不要操心。

安 真是，你們太好了，謝謝你們的好意，恐怕到了那個時候，你們也不能十分自由了吧！啊，你上來坐會兒吧，真是對不起，我還忘了請你上來坐呢。

牛 我也要走啦，時間不早了。有些人家的牛奶只要你送晚了一點，他們就會不高興的，好吧，回頭再談，再會。

安 再會。

(送牛奶的出去了。妹妹從裏面叫出來)

妹 媽，飯焦了，飯焦了。

安 啊，來了。

(安娜匆匆下)

(妹妹和弟弟出來了)

寶寶，到了學校里，可不要亂說，聽見了沒有？

弟 人家問起來怎麼辦呢？

妹 你說你不曉得好。

弟 但是爸爸爲什麼不喜歡日本呢？

妹 因爲爸爸更愛中國。

弟 姐姐，你愛中國嗎，你是在中國生的。

妹 我從小就同爸爸來到日本了，中國的情形我當然不怎麼知道，不過我很愛爸爸。

弟 姐姐，假如爸爸帶你到中國去，你去嗎？

妹 我一定去的，你哩？

弟 我怕

妹 爲什麼

弟 他們說中國人吃小孩子的眼珠子的。

妹 聽說，誰告訴你的。

弟 學校的先生。

妹 不要相信他們說的

弟 難道先生的話還會錯的嗎？

妹 先生的話也不一定都是對的，你看幾個月前，不常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到家里來，他們不都是一樣的很有禮貌嗎？以後不許胡說了。

弟 姐姐，你那教鋼琴的佐野小姐，今天早上爲什麼不來？

妹 她今天一早就到東京準備這次發表會去了

弟 我聽見媽媽說，這回發表會你也有節目，是嗎？

妹 是的，佐野小姐，她一定要我來個節目，其實，真難爲情得很，

弟 前天我聽見佐野小姐對媽說，你的琴已經比她彈得都好了，是嗎？

妹 討厭，總是喜歡亂問。

弟 怎麼爸爸還不回來，再不吃飯，上學又要遲了。

妹 我們就不吃飯走吧！

(安娜正捧了個托盤，里面有飯，有菜上)

安 飯已經好囉。

妹 可是爸爸還沒有回來囉。

安 別等了，你們兩個先吃好了，

(弟弟妹妹跪在矮桌旁吃飯，安娜跪在旁邊添飯)

弟 媽，怎麼又是鹹夢波？

安 你快吃好啦，等會放學回來，媽媽兩條鰻魚給你們下晚飯。

弟 媽，我們有半個多月沒有吃魚啦；而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有吃呢？

安 寶寶，這幾天媽一定弄魚給你吃，井波書店給你爸爸的稿費，今天不送來，明天一定會有的。

妹 爸爸不是很久沒有寫文章了嗎？

安 是的，打仗以來，他就沒寫個一個字，那末我們那里會有錢呢？

弟 爸爸是不肯要錢，只要他肯要錢的話，我們就會有許多錢的。

安 媽媽，假如我們有了許多錢，你替我買一枝汽槍好嗎？許多同學都有汽槍，就是我没有。

安 一吃飯就聽見你一個講話，快些吃完上學去！

(門鈴響，妹妹去開門)

哥 哥哥回來囉

妹 妹，你還沒有上學去。

(被叫做哥哥的，着帝國大學的制服，精神十足的上來，妹妹她立即進去拿書包去了)

安 媽。

安 你來了，怎麼你今天回來了，

哥 我看這幾天戰事越來越利害了，我特地回來看爸爸的，爸爸呢，在里面嗎？（說着就準備進去）

安 不，他一早出去散步，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

哥 那我去找他去，弟弟，爸爸每天散步的地方你都知嗎？帶我一進去。

弟 我馬上就要上學去了。

安 你坐下來歇一會兒，不要去找他了，他馬上總會回來的。

哥 媽，你看這樣下去怎麼辦，戰事再這樣發展下去，爸爸的安全恐怕就有問題了。

安 你過東京聽到了什麼消息嗎？

哥 沒有，我不過是這樣想的，平時每天都有兩三次便衣警察來監視爸爸的行動，現在既入了正式作戰狀態，當然他們會用更利害的方法來對付爸爸的。

安 照你這樣說，怎麼辦呢，家里又沒有一個錢，就是有的錢吧，戒備得這樣森嚴，那里又跑得了呢？你爸爸近來也常常和我談到這個問題，戰事一開始，祖國真需要他回去，他自己也想馬上回去，但是他多少也有些不放心，把我們就是這樣的留在這兒，其實他在這兒，也不見得能保得住我們。

（哥哥滿頭是汗，走到走廊邊透透冷風）

哥 假若爸爸真的走了的話，以後我們的日子怎麼辦呢？

安 不過更艱苦吧了。

哥 這一會兒怎麼這麼悶熱恐怕是要下大雨了，糟糕，爸爸還沒回來。

安 今天真奇怪，你爸爸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暴風雨馬上就要來啦。

（妹妹從里面叫出來）

妹 媽媽，媽媽。

安 什麼，他走了。

妹 什麼，他走了。

安 他回中國去嗎，你看這里有幾封信，這一封信是——

哥 給我，（讀信，大家沈重的在聽，聲音抖戰得利害）

安 安娜：我走了，我離開了你和孩子們，開始我的戰鬥生活去了，在我們結婚後二十幾年來，幾乎一大半的日子是在窮困和亡命中過去的，現在我雖然可以回到祖國去參加這次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然而你和孩子們又不能同去，我現在雖然得救了，然而你們却就更苦了……

（信讀到這裏，安娜的眼淚奪眶而出，實在忍不住了，把信搶過來看了一眼，哥哥又把信搶回去了，大家都泣不成聲。）

安 啊！他畢竟的走了。

哥 媽媽，媽媽。

（大家很悲傷的，短場一會）

安 他是應該走的，他很早也和我商量過走的問題，我知道他總有一天要走的，但是想不到就是今天，就是此刻，不過能夠的了嗎。

哥 我想這沒有問題的，爸爸的佈置計劃一定是出乎日本警察意料之外的。

安 但總之能夠平安的走掉就好啦，他在他的敵國里含辱忍痛的度過了十年的放逐生活，所以能夠忍耐這麼修長的十年歲月，也就是為了是等待這麼一個機會，今天畢竟給等到了，不過你就這麼悄悄的走啦，總覺得太倉卒了一點。

哥 爸爸大概是怕看見我們難過的情形，所以他忍耐着更大的苦痛就這麼的走了，他是一個熱情豐富的人，他愛我們，但是他更愛祖國，在祖國遭遇空前危難的時候，他是應該回去的，媽，你別難過。

安 我不會難過的，不過我就心他吧了，（外面敲門聲甚急）

哥 警察來啦。

（哥哥去迎警察，妹妹弟弟很恐懼的走到媽媽身邊，安娜裝得很鎮靜的樣子）

警 早安，夫人，

安 早安，石川先生，

警 對不起得很，我想見見佐藤先生可以嗎？

安 他可以，不過他到……

警 他到那里去呢。

哥 到外面散步去啦，每天他早上都有到外面

散步去的習慣。

安 他每天都到外面去散步的事，我是知道的。

警 不過每天這個時候，他是應該回來的。

安 我知道他每天散步的時候，從來是不超過

二十分鐘的。

安 再會。

（警察下）

安 這天算來應付過去啦，可是等會再怎麼

辦呢，你是應該高興點，馬上可以看到你

的祖國，你的人民，隔了十年未慮之願，

可是你留給我的生活是這般的窮困、這

的艱難。

安 媽，爸爸是回中國去的嗎？

弟 嗯，是的。

安 他會回來嗎？

弟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安 寶寶，你爸爸回來的時候就是中國得到自

由解放的時候，也就是全日本被迫的人

民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站起來的時候。

第一場完

舞台全黑。里由擴音機廣播出來的聲音

廣播員：中央廣播電台 X G O A，現在請郭沫

若先生演講，郭先生還是一九二七大革命

的時候通過武漢算起來已經整整十年了

，今天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週，特請郭

先生來演講，這是有很大意義的。

下面就是郭先生演講話：

廣告：

舉報報告的。

好的，好的。

警 真是對不起的很，這因為我的職務請原

諒，再會。

安 再會。

（警察下）

安 這天算來應付過去啦，可是等會再怎麼

辦呢，你是應該高興點，馬上可以看到你

的祖國，你的人民，隔了十年未慮之願，

可是你留給我的生活是這般的窮困、這

的艱難。

安 媽，爸爸是回中國去的嗎？

弟 嗯，是的。

安 他會回來嗎？

弟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安 寶寶，你爸爸回來的時候就是中國得到自

由解放的時候，也就是全日本被迫的人

民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站起來的時候。

第一場完

舞台全黑。里由擴音機廣播出來的聲音

廣播員：中央廣播電台 X G O A，現在請郭沫

若先生演講，郭先生還是一九二七大革命

的時候通過武漢算起來已經整整十年了

，今天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週，特請郭

先生來演講，這是有很大意義的。

下面就是郭先生演講話：

廣告：

各位同胞：

自從「遼瀋橋樑」以來，日寇的大規模

的侵略激起了我們的神聖的全民抗戰，到現在

已經快九個月了。

據去年年底為止的六個月的第一期作戰

中，日寇的一切損失已經超過了自日俄戰爭時

的損失的總和。據最近日本政府會議上的報

告，截至去年為止，單在軍隊的損失方面，士

兵的死者合計有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人，官

佐的死者中，中少將五人，大佐十二人，中

少佐百人，破獲了的軍艦有十三隻，損失了的

飛機合計三百八十七架。這數目是決不會有誇

張的，此外它的飛機彈藥的損失自然是不計其

數。軍事上的損失已經有這樣嚴重，其他經

濟上的損失，產業上的損失，也有同樣的嚴重

，更是不言而喻的。

「速戰速決」的戰略既經失敗，日寇也就

迫不得已和我們作持久的戰爭，傾它的國力來

和我們發生死存亡的爭鬥。第二期作戰以來，

日寇的主要目的，更戰場想打通津浦線，在

西戰場想包括山西，切斷魯海的交通，然而

戰爭了三個月，敵人不僅沒有達到目的，並且

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最近山東方面，臨沂的勝

利，臨沂的勝利，給予我們的記憶，還是很新

鮮的。我們把敵人所謂「最精銳的第五師團和

第十師團幾乎全部消滅了，這是使敵人看見要

「速戰速決」的苦境了。在這兒自寇在第二期作戰

中更加露骨的慘無人道，可以得到正當的說明。那可以說為是自暴自棄的心理表現。

我們明白了日寇的殘暴心理本是它快要走到未歸的表現，我們便應該加緊我們的團結，來促進敵人的沒落。敵人的「以華制華」的政策早經失敗了，然而它並不會放棄，在它的軍事陷到了「難戰難決」的今日，它的離間工作又加緊起來了。我們要提防它，不要作無謂的圍牆鬥爭，墮入敵人的奸計。

### 第二場

時間：卅年十一月十五日

地點：與第一場全

人：除秋田太太外，均與第一場全

郭沫若氏的五十歲壽辰，中國全國的作家，詩人，戲劇家，及廣大的青年們在重慶桂林香港以及各重要城市，都在慶祝代表中華民族磅礴氣派的大文豪郭沫若的生辰。

在日本千葉縣的一個角落裏。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及其子女也在遙遠的懷念，看着離家五載的郭沫若，並瞻視他的健康。

舞台漸亮郭沫若夫人倚窗遠眺長空，她已顯得非常的衰老了，移時妹妹上。她知道媽媽心里的難受，想來安慰她。

妹：媽，你一個人在這兒？

安：你的琴彈完了嗎？

妹：琴是彈不完的，不過我想全你到那邊小河

邊去散散步，昨天我從那邊回來的時候，看見實在是太美了，現在霧氣已經完全白了，河水也更加的澄清了，加上今天這樣藍的天空，那樣紅的夕陽，我想一定更好看了，媽，我們一道去玩玩好嗎？（說着就拉着母親的手要走了。）

安：不，我喜歡在這裏，我覺得這兒比什麼地方都好。——你這幾天練的那個曲子，是誰做的，怎麼那末的優美。

妹：Fran Schubert 做的，叫做「旅人」

安：Schubert 做的，怪不得，我是最喜歡他的，他有首叫做「在海上」，還是二十多年

前，全你爸爸愛的時候聽見一個俄國人在帝國劇場演奏一次，一直到今天，我的印象還是很深，Schubert 的曲子，真是人間最優美的短詩。

妹：是的，我常常把歌德，海涅的小詩，譜成曲子，他只要拿起一首詩讀了兩三遍，馬上就可以把旋律和主要的和弦寫出來，他處理伴奏，是以自然的愛的趣味，與其說他是用對位法，還不如說是用描寫。——媽，我也喜歡他，他的作品，都是些沒有字的詩篇。

安：這期「東洋音樂」上大田黑元雄先生讚美你的文章，若是你爸爸看見了，可比什麼都高興。

妹：其實，大田黑元雄先生，他也是站在前邊的立，上，給我們這些後輩一些鼓勵罷了。

安：大田黑元雄先生，他向來是不輕易的讚美一個人的，你爸爸對於你音樂上的希望，很大，在——走以前，不是拚命的節儉，為你買了一架鋼琴嗎？你現在居然成了名家了，你想，他要知道，該是多麼的高興啊！

妹：名家！那還早得很呢！  
安：弟弟呢，怎麼半天沒看見他。  
妹：弟弟同秋田伯母他們到車站去看菊花人形去啦！

安：秋意漸漸的深了，你們今年還沒有寒衣過冬呢。

妹：不要緊的，今年冬天我們還可以過得去。  
安：你們都是我的好孩子，都能够體諒媽媽。  
妹：（怕母親再說下去）媽，你看，這楓樹葉，紅的多可愛，湖面上那邊反射出來的紅霞，看上去簡直像寶石一樣的光彩（安那無語）

妹：這邊菊花也盛開了，我們的庭園也到了辭舊的時候了。

安：（自語）但是這庭園里的人，她老是那末的寂寞！

妹：媽！  
安：孩子，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天。  
妹：那一天，今天是十一月十五號。  
安：對的，十一月十五號是——什麼日子？  
妹：啊！媽，我知道的，我怕你難過，不該再敢惹起你了，我決不會忘記今天的，今天

的立，上，給我們這些後輩一些鼓勵罷了。

是爸爸五十歲的生日。

安：你真是我的好孩子，將來你爸爸更應該愛你。

妹：你進去歇歇吧，你站久了，你的骨頭要痛的。

安：不，我要在這兒多歇一會兒，你爸爸往年在家，這個時候他也老是歇在園里的，就指那楓樹和這幾盆菊花來說吧，那樣不是他親手培植的，現在楓樹已經長得比我還高啦！菊花也已開過五次啦！你爸爸的情形我們是越來越隔膜啦！

妹：媽，上兩個月我們不還是聽到過爸爸的廣播演講嗎？

安：是的，我聽見他的聲音已經有些蒼老啦！想他的頭髮一定白得更多了。

妹：我想爸爸今天是個時候他也許正徘徊在嘉陵江畔在懷念着我們吧！

（弟弟正從後面與躍充足的跑進來，已經是一個翩翩的少年了）

弟：媽，你在這兒看花，啊姐姐亦在這兒。

安：你現在才回來，今年的菊花人形好看嗎？

弟：一點也不好看，沒有染成戲曲故事，看的人沒有幾個，都是些小孩子和老太太，我記得有一年全爸爸到多摩州公園，看的人形才好呢？用菊花染起來的人，比真人大

幾倍，姐姐你記得嗎？

妹：怎麼不記得！那次回來的時候你在汽車里睡着吶，爸爸把你一直抱到床上你還沒有

醒哩。

妹：媽，我忘了告訴你，橋本英吉回來了，剛剛還碰到他。

安：誰呀！誰叫橋本英吉？

弟：噢！你就忘了嗎？就是森水牛奶公司送牛奶的，以前不是常常同爸爸談談文學問題和政治問題的，不是還有人說他是人民陣

線派嗎？

妹：他不是前年徵到中國打仗去了嗎？怎為回來啦！

安：啊！就是那個早稻田英文科的學生嗎？

弟：是的，就是他，剛剛我走車站上去的時候，一個人在後面老叫我的名字，我回頭，

看半天，才認到是他，因為他已經斷了一隻腿吶，人也憔悴的多，忽然一下子幾乎不認識。

安：怎麼，他已經殘廢啦，他現在在那兒。

弟：他說他回來才三天，待會兒他就來看我們的。

安：真可憐，那末壯健的個青年現在已經成了殘廢。

妹：弟弟他還說到中國的什麼沒有？

弟：剛剛路上那末多人，我怎麼好問他，反正他馬上就要到我們家裏來的。

安：秋田伯母呢？你沒有送她回家嗎？

妹：沒有，她正屋裏看書。

安：沒出去正好也許橋本來的時候可以告訴我們一點關於你父親的消息。

弟：父親的消息。

安：我現在去燒一壺茶去。

妹：（說着就往後面去了）

安：媽，還是我去燒吧！（跟下去）

弟：我來燒水，你去準備茶葉去，說不定他們馬上就來啦！

安：啊，爸爸的消息，還是多麼使人高興的消息呀。

妹：（妹妹出來手里拿了一個茶盤）

弟：弟弟，橋本不是馬上會來？

妹：我不是說過了嗎？

弟：這四年來你看過媽媽這樣高興過沒有？

妹：沒有？這四年來，媽媽真可憐，一天到晚爲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憂煩得不得了，還要老紀念着爸爸！

弟：這四年來她像老了二十年啦，爸爸回來的話，一定會不認得她的，我常常看到媽媽在我們都睡了的時候，對着爸爸的相片偷偷的流着眼淚。

安：我想爸爸他一個人在中國，在他一天工作疲勞之後也定會爲了想念我們而難受的。

（聲：茶杯，茶葉弄好了沒有？）

好了，

（立刻走到架子上，在茶葉罐子里撮了把茶葉下，在門口遇哥哥）

哥 妹妹做什麼這麼忙的樣子。  
妹 哥哥，橋本英吉，回國來了，他馬上來看  
我們哩！（妹妹下）。

哥 弟弟，橋本真的回來了嗎？

弟 是的，他馬上就到我們這兒來。  
哥 那好極了，在我們認識的那麼多出征的當  
中，能够活着回來的恐怕橋本還是第一個  
吧！弟弟，他告訴你什麼消息沒有？

弟 有是有的。

哥 什麼消息。

弟 可是你不能告訴媽媽。

哥 你說好麼？

弟 剛才橋本對我說，聽說爸爸回國之後，立  
刻又和一個中國女人結婚囉！

哥 有這樣的事嗎？

弟 還說已經發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哩！

哥 橋本他怎樣知道的，我看恐怕靠不住。

弟 說他駐紮在南京的時候，在精衛底下的文  
人告訴他的，叫我不要告訴媽媽。

哥 汪精衛底下人說的我看更靠不住，准是謠  
言。

安 什麼謠言。（安娜上）

哥 沒有什麼，我和弟弟說着玩玩的。

安 不要騙我，我已經聽見了。

弟 媽媽，我們真的沒有說什麼？

安 假如這件事不是謠言，你們覺得怎麼樣？

哥 我不讚成。

安 你哩！

弟 我；我不知道。

安 你們不能這樣簡單，對於你的爸爸，你  
們不能隨便地……

哥 媽媽，難道你不生氣嗎？對於這件事。

安 我一點也不生氣，相反的我倒安了心啦。

哥 安心？

安 嗯，起初我聽了這個消息也復難受的，後  
來仔細一想，也就沒有什麼了，因為我對  
於你的爸爸不僅是以一個妻子對丈夫的  
愛來愛他，而且是以尊敬一個革命英雄的  
態度來尊敬他，他的精神是太偉大了，在  
他回到中國去的這種艱苦悲壯的生活中，  
也應該有一個人來招扶他和安慰他的，這  
個消息我早就聽到了。

哥 媽媽……

安 你們不要再說什麼啦，你爸爸他是個最不  
會照顧自己的人，以前我是日夜的不放心  
他的生活，所以自從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那種日夜不安的心情，倒漸漸的減輕了！  
本來應該我做的事情，現在已經有人代替  
我做，所以對於這位小姐，我們真應該感  
激她。

弟 您真是我的好母親。

安 你們也真是我的好孩子。

哥 媽媽，你的骨節痛好些沒有，昨天你痛了一  
晚沒睡，現在還應該休息休息。

安 今天倒還好，這樣的暗傷，像我這樣大年  
紀的人，要它完全好似乎是不可能啦！你  
們在這兒招呼，橋本恐怕馬上要來啦！我  
去開水開了沒有（安娜下）

（敲門聲）

弟 誰？

哥 對不住，請開開門。

（弟弟把門開了，原來是石川先生）

石川 你們都在家，好極啦！

哥 請上來坐坐吧！

石川 不，就在這兒很好，你母親在家嗎？

哥 在家，我去找她出來。

石川 不要緊，我等下沒有關係。

哥 石川先生，有什麼貴幹？

石川 我特地來問候問候你們的，並沒有什麼  
事情。

（安娜上，她以為是橋本來了）

安 真是失迎的很，要你久等了（一看是石川  
，大失所望）哦！原來是石川先生。

石川 佐藤太太是不歡迎我？

安 你石川先生來，那裏有什麼不歡迎的，請  
進來坐坐。

石川 這裏比裏面好，菊花真開得好呀，佐藤  
太太近來得到佐藤先生什麼消息沒有？

安 沒有，我從那裏去得消息，郵件不是早就  
沒法寄去嗎？

石川 我是說佐藤先生這過別的什麼方法，告  
告你們什麼消息沒有。

安 別說什麼方法了，交個沒有，不知道石川先  
生聽到了什麼消息沒有？



石川 我倒隨便聽到了一點。

安 聽到了什麼？能够告訴我們嗎？（哥

哥弟弟兩人，因為不願聽石川的話悄悄溜

石川 這消息是很秘密，因為一來我們很熟，

二來我也很同情你們這種不幸的遭遇，希

安 到底是什麼呀，石川先生。

石川 聽說他要離開重慶。

安 離開重慶。到香港去嗎？

石川 不是的，聽說他到南京去的消息。

安 什麼？石川先生，請你們稍微尊重你們自

己一點，你用這話來騙我，那你們真是太

石川 實在不是假的，你看是不相信，我們可

以送你到南京去看看，你只要一到上海，

包你就會相信你從前的看法完全是錯誤！

因為一個有智慧的人，他們做事情決不會

像你們這樣刻板的。

安 石川先生，你們做密探的技術也實在太差

了！你想用這話去污蔑別個也許可以，這

是我的丈夫，那你就錯啦，他的偉大的人

格就是被這了你們這些卑鄙的腦汁，你們

也是想像不出的，至於你們認為最可貴最

值得榮耀的而不惜用一切卑鄙方法得來的

財富，這在一個革命者看來實在是同浮雲

樣的不值一文錢！

石川 你就那末不相信你的丈夫，你有什麼保證

他就像你想的那末可靠。

安 保證？那實在太多啦！他三十年的黨派中

華民族的自由解放運動，十年的堅貞卓絕

流放生活，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保證。

石川 好好，你既不相信，我也不勉強你，那

末我現在問你，佐藤先生在中國又討了一

個太太你知道嗎？

安 我早就知道了，

石 你知道了？那就再好也沒有了，你本來說

我這樣造謠，那末也造謠，那末這謠該不

是造謠了吧！過去我們許多好心都不相信

，我們都是日本人，當然我總是維護你的

安 因為我怕你上當，所以常常來看你。

謝謝你，石川先生，你們的好意，我實領

得太多了，以後我還是希望你還是少維護

我一點的好。至於我的丈夫我同他生活了

幾十年，對於他的信念，無論你們用什麼

方法來挑撥，也是枉然的，要是說使我上

當的人！這倒不是我的丈夫，相反的是污

蔑我丈夫的人。

石 佐藤太太，你還是這樣固執，想不到我

們的好意，常常被你誤會，真是遺憾得很

！——那麼我現在來問你，昨天晚上，你為

什麼開了一夜的燈，一夜不睡覺，到底做

了什麼？

安 原來你們對於你們的主人，倒是很忠實昨

天晚上我沒有開燈，倒害了你們一夜沒

有睡？我告訴你，請你報告給你的主人，

我昨天一晚沒睡，就是因為上次你們的毒

劑，一到那天早晨面黃肌瘦的時候，我的全

身骨頭就要發顫的，我真永遠忘不了你們

給我的恩惠。

石川 太太，上次實在是委曲你啦；那也是

安 石川先生，請你不要再提起那事啦，我真

替你們難恥，對於一個女子用出那末毒辣

的刑罰來。

（妹上因為她討厭那個密探老在這兒糾纏

不清）

妹 媽媽你還不進去歇歇，你昨夜一夜都沒有

睡好。

石川 那末我走啦，打擾你啦，太太！（女眼

下去，把門關上）

妹 媽媽，你累了吧，同他何必多說那些，下

次來，我們不理他。

安 他們也實在阻小得可憐啦！一晚沒開燈

就弄得他們發神經鬼的。

（外面，橋本正碰見石川）

石川 你到這兒來做什麼？

橋 我現在發癡了沒有錢用，收賬從前的牛奶

賬，可以進去嗎？

石川 收牛奶賬，當然可以。

（敲門聲，在去開門）

妹 啊，你來啦！

橋 （故意高聲地）佐藤太太在家嗎？我想把

從前那筆牛奶賬結算一下（女向外望了一

下)

安 啊！你回來啦！橋本先生。

橋 小聲點，恐怕還在外面聽哩！

妹 已經走啦！

橋 牠媽的，這些狗？

安 你負了傷，現在完全好了嗎？

橋 好算是好了，可是這隻腿却丟了。

安 請坐，真想不到，我們還能碰見。

(安在火爐邊泡茶，哥哥借弟弟上)

橋 本你來。

弟 我等你半天了。

橋 你們都長大啦，太太你也老多囉！你那次

抓到警察局去後，我真替你擔心，能夠出來總算好的。

安 這班人也真的可憐，在他們很自恃的警察

網的嚴密戒備之下，佐藤先生却安然的回

國參加抗戰了，這對於他們也真是一個很

大的諷刺，他們抓不到佐藤先生却把我抓

去出氣，關了我一十幾天，用了很多刑

罰來拷問我，後來大概他們自己看看也過

意不去，又把我放出來啦！

橋 真是無恥，聽說他們還用了你的名義，寫

了本「我的丈夫郭沫若。」是不是？

安 是的，這本書，聽說後來中國也有了譯本

，其實只要稍微知道郭沫若的人，這本書

只要一看，就會知道是假的，我看他們也

實在是技窮了。

橋 這四年來，我還在們的情形，一定更艱苦

了吧？

安 也還好，倒沒有想像的那末慘，現在他（

指哥哥）已經在帝大化學系學了業，第二

的明年春天也可以在帝大土木系畢業了，

她（指妹）鋼琴不是從小就練了嗎？現在

大田黑元緒已經稱她為「鬼才」了。

橋 你們的情形，真是聽了你嘍！

安 你到中國也快三年多了吧！情形怎麼樣？

橋 我一個聯隊活着的還不到一百人，我

們市川町同時被徵出去的幾個人，幾乎全

都死光啦，秋田伯母的儿子，也是合兒

莊那次被俘虜的，去年我們調到湖南，江

西一帶去參加「長沙外圍戰」，結果在江

西修水一帶遭過了一次很大的失敗，死傷

的人數也和合兒莊那次差不多了，我就

是那次負傷的。

安 真危險啊。

橋 沒有死已經算是幸運的，在戰地，死的還

會真多，就說上次湘北戰事，我們幾有大

批人是生瘧疾，赤痢傷寒這些病死的，還

有些負傷的因為找不到担架，中國兵迫得

太快了，就只有遺棄在路上，病的沒有藥

吃，傷的沒有担架，活着的，因糧食的運

輸常常遇中國游擊的搶劫，三天沒有飯吃

，幾乎是常事。

安 真是混蛋，我不知道，就說上大大官商

勝利是根據些什麼？

想這些什麼，根據他們什麼呢！

安 你聽那些關於他爸爸的消息沒有？

橋 有的，我到處設法打聽，我替你們高興，

你們有了這樣一個好爸爸，全國的智識青

年都在你爸爸的領導之下組織起來了。無

論到大江南北，我們隨時隨地的可以看到

在領導下的智識青年的工作團體在那兒艱

苦的工作。

橋 我現在就舉進攻武漢這一個例子來說吧，我

們的隊伍，圍剿到距離武漢一百里路左右

的營子，到處都找不到一個帶路的老百姓

，偶一遇到一兩家老太婆，無論你對她怎

樣，總是一句話也不講，等我們一進武漢

城，那真是空城一座，一點糧食也沒有，

一個老百姓也看不到，就連馬路邊陰溝上

的鐵板，都給他們奪走了，到處牆壁上都

寫滿了日文標語，並且天天都有中國飛機

來散傳單，我們就有許多弟兄是被這些標

語和傳單感動的，據說這都是佐藤先生做

的。

安 媽，我真高興極啦。

橋 不要吵，請橋本先生講下去。

安 不但在中國的青年和老百姓受到他的恩惠

，就是我們的俘虜也常常得着他的照顧和

領導，在他那樣百忙的時節里，隔兩個禮拜

他一定要到俘虜收容所去一趟，我們俘

曾在精神上或生活上的困難，都是他替他們解決的。

哥 橋本，你現回來了，準備怎麼樣？

橋 我要軍部還我一條腿，我要告訴我們全國

的同胞，不要再受軍部的欺騙了。

哥 對呀，一點也不錯，你看一個多麼有秩序的國家，現在給他們弄成了什麼樣子，公

債超過了三百萬萬以上，大阪的工廠倒閉

了一百多家，失業工人到處都是，北海道

一帶年年的風災雪災，又加上那樣捐那樣

稅的，逼得他們男的只要當強盜，女的只

有當娼妓，這樣的局面還能維持得了嗎？

橋 我看這個責任是我們要負起來的……

（外面敲門聲）

安 糟糕，一定是石川還沒有走。

橋 不是的，我看是秋田伯母，她說馬上就

來的。

（女下去開門，進來的果然是秋田伯母，

她是歡喜說話的人，一進來就連串的一大

套，天色已經漸漸的晚了。）

秋 晚安，太太。

安 晚安，秋田太太，橋本先生已經來了半天

啦！

秋 我在家料理一下，你看現在還成個什麼日

子，許多人傢都沒有個男人，現在什麼

東西有的，送牛奶的，送料理的，連送散

的

的都差女人啦！今天我同小少爺一同去看

菊花人形，連一個男人都沒有看見，太太

你看這種使再打下去，還得了嗎？恐怕我

們日本要變成女人國了啦！……哈哈……

秋田太太請坐，請茶。

安 啊！太太，我忘了問你，聽說你不大舒服

，現在好些嗎？

秋 謝謝你，好些啦！

安 要好些才好呀，我真佩服你，我常常對人

家說佐藤太太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英雄，

這一大家子人，裏裏外外全靠你一個人，

你又做男人，又做女人，真是了不起……

秋田伯母愛說話的皮氣一點也沒有改變

，她老人家的精神老是那末的好？

橋 我精神不好還行嗎？自從兒子徵去打仗之

後，媳婦又有兩個孩子纏着，家裏什麼都

真我這幾根老骨頭來撐啊，佐藤太太我還

忘了問你哩，剛剛聽見橋本說我的兒子在

俘虜收容所都多虧佐藤先生招應，我真不

知道什麼來感謝你才好，大概你們還沒

有吃晚飯吧，我剛剛在路上碰見小少爺說

，今天是佐藤先生的五十歲生日，我還里

帶來了幾條鰻魚，妹妹你拿去燻了當晚飯

菜吧，東西是少，不彀表示我一點敬心。

（妹接魚下）

安 真是謝謝你哪，常常都總要吃你的東西。

秋 我舖子裏有茶。小意思，小意思。

安 你們就在我這吃晚飯好嗎？

秋 不要客氣啦！我們再回去，家裏我一離開

就弄得亂七八糟，我真是……好好，我

回去啦！橋本你哩！

橋 我也走啦！太太那一天我們再詳談吧！

安 啊，你也走嗎？好！再會真是待得很！

再會

（秋田，橋本下，弟弟去開門，哥哥妹妹

拿報上）

安 今天我真高興。

弟 媽我們都高興。

哥 近來日本自沿海第二次失利之後，南北戰

場受的損失都很大，東條內閣的壽命，我

看最多三個月，日本總崩潰的時期，我看

是不遠啦！

妹 那末我們勝利的日期也就近啦！我一定準

備一個曲子來歡迎我們的勝利。

弟 媽，那我們不久就可以看見爸爸啦！他一

定不認識我啦，我現在差不多有他高啦！

安 孩子們，別鬧了，今天是你爸爸的五十歲

生日，我們應該在這兒恭祝他的健康。

（高叫）爸爸，我們在這兒叫你，向你拜

壽啊！你在東海的那一岸，也聽得見嗎？

（安挪扶清妹妹，微笑的注視着深遠的夜

空，一聲嘹亮的呼聲，正從窗外送進來

，光漸暗，暮靄下。）

# 南寧劇運的新姿態

丁明

去年南甯光復，從四方八面來南甯宣訪的工作團體，不下二十個之多。這些團體，幾乎每個都是以演劇為工作最重要的一環的。例如在西南以演劇而負時譽的國防藝術社，演劇一隊，廣州兒童劇團，廣西學生軍團等，都是當時在南甯執行演劇工作佔一重要席位的。國防藝術社演出了規模宏大的名劇「雷雨」，九隊演出了一個題材相當複雜的「一心堂」，廣州兒童劇團演出了「兩年來」（又名：起來中國的孩子們），各地的工作團體及防軍的政工隊，也演了不少的名劇，以當時南甯客觀環境的需要，及人力的充分，（物力是缺乏的，因為在越後的地方）真的可以說是演劇熱！往往同一晚上，有兩個以上的地方公演話劇，就使一般民衆有看劇不暇之慨！當時演出的，一方面，都是名劇，另一方面，演出的效果也很壞，縱然有許多人還捧着一「爲藝術而藝術」的繩律去評論當時的演出，但不能否認，當時的各個劇本的演出，在「爲宣傳而演劇」這一點上，是相當地達到了的。（自然，那許多劇本的公演，還有不能切符當時環境的要求的，這也是不能無視的缺點。）

長的時候，然而，最後以「任務完竣」而離開南甯的工作團體也不少，「繼續推動南甯劇運，爲抗戰建國而努力」的重責，便落到常用駐留南甯工作的那些團體的肩上了。

到「一二八」紀念日，在這第一次的收復區來舉行，意義是特別重大的。留南甯的各個團體，聯合來了一個空前盛大的公演，連演了三晚，由十多個團體負責，每個都要演一幕起碼。這一次公演之後，在檢討會中，因為覺得南甯的戲劇工作團體沒有聯絡，在學習上，沒有進步到可能達到的階段，在工作上，沒有得到可能取得的效果，於是，有人提議應該有一個什麼組織，當席立刻通過籌備「南甯青年戲劇研究會」，這一個作爲南甯劇運的中心樞紐的組織，於今年二月初哇哇墮地了。有人說這是消除了抗戰已經四年多的今日，不應該有的散漫現狀，消除了「各自爲政」的弊流。爲了集中和團結力量，有一個南甯青年戲劇研究會的組織是好的，但是，參加了這個組織，似乎還要保持「各自爲政」的啊！

這樣，「繼續推動南甯劇運，爲抗戰建國而努力」的重責，又移到南甯青年戲劇研究會的肩上了！

二月中旬，南甯青年戲劇研究會第一次公演了熊佛西先生的「中華民族的子孫」三幕劇，爲南甯日報及曙光報籌款，這一個「大義滅親」的名劇，頗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三晚的公演，居然在越後的窮困中，籌得一千餘元的國幣，除開支外，每間報社還實際得到三百多元。四月上旬，國內各地，都風起雲湧的發動勞軍運動，南甯的同胞，雖然在窮困之中，但救國不敢後人，南甯青年戲劇研究會，又作第二次的公演，演出了「緋色網」，跟第一次「中華民族的子孫」接着公演，反好之外，還反間諜，這兩個任務是分不開的。在越後南甯，出清這兩個劇本，有着特別深長的意義。警備南甯民衆，我們要時時刻刻留神着，受敵人收買了的漢奸及間諜正在用種種陰險的手段破壞我國的抗戰！這一次響應勞軍運動的公演，籌得六百多元。說不上很可觀，但已經算是不壞的了。

「緋色網」公演之後，研究會的工作又沉靜下來了。接着，那個光輝的血的五月，又是「陣」演劇熱！五四晚上，初中演「自由的靈魂」，女中演「搜查」，高中演「希望」，三中演「兄弟緊拉手」。五五晚上，南武師範演「未婚夫妻」，尙中演「久安客棧」，××軍演「漁家女」，醫藥研究所演「桃花源」。兩個晚上，有八個劇本的演出，這不可謂不熱了！

六月上旬，在西南戰場上戰鬥了三年多的

廣西學生軍團結束，爲了紀念這戰鬥的三年，在行將結束時，演出了洪深先生的「包得行」四幕劇，以他們籌備時間的不夠充分，及人力物力的限制，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聽說「包得行」的那個同志在第三四晚的演出時，

是抱着病的。這種爲戲劇而努力的精神，似乎在這里是值得一提的吧。六月中旬，基督教青年會軍人服務部公演宋之的先生的「刑」，這一個以那爾得天翻地覆的糧食問題爲題材的名劇，是宋先生抗戰後的一個精心結構，但是，因爲演員都講國語，觀衆十之九九都聽不懂，加以第一二幕場面發靜，更使觀衆「索然無味」，看得一半，或者剛剛坐下板凳還不會暖，就變一對的溜走了。接着還來一句：「看不

懂，噁噁咕噁，不知說些什麼鬼！」聽得懂國語的，還繼續靜悄悄地坐着，看着。不久，××集團軍幹訓班，又公演以反好爲題材的「夜光杯」，這劇本，在抗戰前是曾經轟動過劇壇一時的，今日再演，仍不失去積極的反好的意義，可惜他們擅自將人家的劇本改了，結果是既演不活，看戲劇本的人，有點表示不滿，我想：如果不是萬不得已時就隨便改人家的劇本，演出時又沒有聲明，似乎有點那個。

「七七」抗戰建國四週年紀念日，人們在下飯挾着青菜時（因爲禁屠，素食）微笑着說：「我們打了四年啦！看，「堂堂」的法國才打了幾個星期就完了！」百雷劇果又來一次大公演。南武師演「我們的經典」，廣州兒童

劇團演「炮火中」，青年學社演「南甯」，高中演「命令反攻」，越南華僑演「爲祖國飛行」，尙中演「越打越肥」，這六個劇本，共分兩晚演出。

八月上旬，是悄悄然過去了，特別是「八一三」紀念日。到下旬，南甯青年劇團研究會又活躍起來。這主要的原因，是南甯的戲劇工作者回來的更多了，而且，環境又向他們提出工作的要求，於是，最近準備演出塞克先生的「鐵滅」，打算在「九一八」公演，現在正忙着對話的工作！

上述，都是一些關於南甯劇運的歷史，且也是一些「平鋪直敘」及「流水式記賬」的歷史。然而，在這些歷史中，我們雖然尋不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但最低限度可以從中看出南甯劇運的一點端倪來吧！是的，直到目前爲止，南甯劇運只顯出在演出上的努力，看不見在戲劇學術各方面的問題上學習（指規模大的，如座談會之類而言）下功夫，研究會雖去雖然會舉行座談會（如每一次大公演後的檢討會

），來展開這方面的學習，但遠趕不上行動（即公演）的十分一，這個，一方面，表現研究會的組織還不夠加強，足以負起這個任務的程度，另一方面，因爲南甯大部份演劇工作者，都是利用業餘的時間出來幹的，沒有充分的時間，也沒有充分的人力，至構成了那一個小的缺點，這個缺點我相信他們都看得到，而且，在努力改進當中，我期望於新的事實的表現！

南甯的劇運，是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的，那就是南甯抗戰前，南甯業餘劇團還存在的時候。這一頁無數忠誠的劇運工作者的血汗所寫的史篇，並沒有因爲南甯的會經陷落而失落了，它一直輝煌着，永恆地佔着南甯劇運重要的一頁。據我知道，目前堅持着南甯劇運的工作者，都是昔日負過相當責任的！有些今天在桂南正燃開的劇運的新花朵，都是昔日墜下來的種子啊！

八月廿六日燈下完稿。

### 七隊與曲江劇運

墨芷

劇宣七隊（原名抗宣一隊）改編後就在曲江工作。這一隊的同志，和我們已經了解一樣

是抗戰劇運上的一羣無名英雄，他們三年來在兩桂起着相當大的作用，方言演出，小劇場運動，及新型歌劇演出，他們都是踏實地的實

踐。

自從開往曲江後，他們仍舊本着過去的工作精神，與曲江的劇運同志，取得很好的合作，他們不僅無條件地付出自己的人力與物力，在工作上取得友軍的合作，同時，他們還虛

心接受人家工作上的意見，而改正自己的某些缺點，達到本身更大的進步。

記得他們剛到曲江時，就抱着極高的熱情和求進步的心，分訪適當地的許多團體，了解各團體學習工作及生活的一般情形。每逢別的團體演出，他們都要分組去參觀，有一些團體的某些優良作風，真使他們十分敬佩。為了使劇運界進一步的團結，與劇運的進步，這種精神與態度是非常值得介紹與發揮的。

曲江的劇運在藝術院、戰區政治部政大三中隊省藝宣隊、復興劇社、青年劇社，五十年代等，數十個團體的活動下，自然相當蓬勃的。不過我們爲了劇運的前途，及劇運工作者的進步，我們指出曲江劇運的某些缺點還是很必要的。

第一、過去各團體間不够密切聯繫。時有不相往來的情形。第二、各團體對劇運工作不够嚴格，時時有一個大戲排不滿兩個禮拜就搬上台去。這種工作態度在運動上是一個缺點。第三、所走的藝術路線，也沒有澄清，時有一個劇本，導演，演技，舞台工作，走着幾種不同的傾向。

劇七隊到達曲江後，爲了推動集體的檢討的學習作風，除在幾次聯誼會中積極建設，他們會以「秋收」的演出，約集曲江的戲劇先進，和工作同志，作過一次集體檢討。那次最大的收穫就是現實主義演劇的口號被強調出來，而且在以後的幾次演出中，這正確的傾向都被實踐着。這可說是曲江劇運一個發展階段。

劇七隊在演出「秋收」之後，又經兩個月認真排練演出了三幕歌劇「軍民進行曲」，在曲江的劇運史上，又添了一頁新的內容。此次歌劇的演出，據說觀眾的擁擠，更於該劇過去在桂林柳州的演出。

### 編 後

### 編 者

這一期刊終於出來了。然而我們想不到這麼遲。一年多以來一個月才出滿了「第一卷」，這其間「費勁」之處真是一言難盡。國內戲劇刊物本少，因此它尚能得到許多熱愛戲劇文藝的讀者之支持，又能得到許多戲劇文藝界的朋友們的援助與鼓勵，所以它還不至於「夭折」。

我在這里預告，第六期出版不久，二卷二期也快出來了。在第二卷中，我們的編輯方法略有改動。第一，至少將連載三個長劇。最近在桂林演出的四幕劇「再會吧，香港」（田漢洪深夏衍合作，重慶中華劇藝社亦將演出）可於二卷一二兩期刊畢，其後將刊田漢夏衍之新作各一。第二，我們想加增劇評。第三，我們收到的編幕劇好的太多了。我們希望以後能介紹些好的短劇。第四，翻譯劇本，我們間或也刊登一些。

# 各地戲劇節報導特輯

他其 · 州柳 · 慶重

## 第四屆戲劇節在陪都

舒瀝

秋臨重慶，嘉陵江上的山城昨日被一片白茫茫的濃霧籠罩着。炎暑酷炸季節過去了，人們都長吁一口氣，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一切活動開始了，焦土的廢墟上，重又建築起新的廣廈；破壞了的又更雄偉地樹立起來，疏放到四鄉去的人口又逐漸一批批地還家，陪都又頓復往常的繁榮。遍地是人，無窮盡的人的洪流活力，滋長在每一角落裏！

一年一度的戲劇節，年年在這時給人帶來新的喜悅，滋養的藝術的食糧。我們的戲劇節現在已經是第四屆，每一屆工作於全國各地的戲劇同志們都會以最大的熱忱來迎接，用工作來表現和紀念。但是，在陪都，除了第一屆有過轟動一時的「黑字二十八」聯合大公演，有了連續二十場以上的「五分公演」第三屆就只剩下中國黨戲劇團的三個獨幕劇，只剩下劇協主持的一次紀念晚會！為什麼在劇場總會所，在地的重慶的戲劇節會這般冷落呢？自然，這有許多主觀客觀的困難條件存在。

今年，一切迥異往昔，陪都的戲劇人重又鼓起精神，在偉大的號召之下，在充滿着喜氣洋洋的山坡上，以極度的興奮來紀念與國慶同時的戲劇節。

事前，劇場向各地黨團建議：「如何紀念本屆戲劇節，發佈了十項工作指示：（一）聯合

當地同志舉行戲劇節紀念儀式；（二）向當地黨政軍學各界發動舉行火炬遊行，儘量利用民間賽會形式；（三）響應四川發動之全省「一元獻機運動」，公演募捐獻金；（四）舉行戲劇工作檢討會；（五）聯合當地劇團舉行一個月之連續的戲劇公演，無論室內劇街頭劇皆可以造成「十月戲劇月」之盛況；（六）發動各小學之抗戰歌舞集體表演之兒童劇；（七）

設法救濟各當地舊戲界同志生活，訓練並考驗其人格；（八）舉行劇人守節運動，砥礪士氣，崇高氣節，不怕艱苦，不投順敵人和漢奸，為民族生存之解放，擁護抗戰到底，為民族抗戰而守節到底；（九）舉辦戲劇學術講座，（十）慰勞前方將士，并向最高統帥致敬。

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委郭沫若在這一面向劇人宣告：「在抗建正需要戲劇的時候，我們實在應該加緊戲劇運動的展開，多多組織劇團，多多培養幹部，多多編製新劇本，多多從事演出，是戲劇界的同人們應該進行的事情，而在當局則應該特別加以保證而予以適當的指導。」

今年的戲劇節雖然是在各個劇部門與劇團自動參加的原則下舉行的，却多少讓我們覺得比較滿意，比較生氣蓬勃。

這是一中華民國第四屆戲劇節重慶戲劇界

紀念節目

十月十日

1. 紀念儀式

時間：下午三時 地點：中正路一國

戲院

2. 晚會

時間：下午六時 地點：中央公園

(註：是日因雨阻，改期十七日在夫

子池新運動總會廣場舉行)

節目：大鼓 昇平雷鳴山藥且富貴花

川劇 第一川劇院

魔術 馬守義魔術團

平劇 實驗劇院

話劇 中央青年劇社

焰火 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

3. 廣播演講

時間：下午七時

講題：中華民國戲劇節之意義

主講：「劇場」主任理事張道藩

十月十六日——工作檢討會

時間：下午二時

地點：實驗劇院

講題：一年來戲劇運動之檢討

主講：陽翰笙王泊生富少舫傅心一等

關於各種形式的戲劇聯合大公演是本屆戲

節主要的表現

(一) 話劇紀念演出

A、中國萬歲劇團演出「陌上秋」(編劇

陳白塵 導演：馬彥祥 地點：抗建

堂 時間：十一日至十六日)

B、中華劇藝社演出「大地回春」(編劇

：陳白塵 導演：應雲衛 地點：國

泰大戲院 時間：十一日至廿三日)

G 中央青年劇社演出「北京人」(編劇：

曹禺 導演：張駿祥 地點：抗建堂

時間：廿四至廿九日)

(二) 平劇紀念公演

A、山東省立劇院由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每日晚場在實驗劇院上演節目有「殺

妻轎軍」「雁門關」等。

B、第二聯合會場十一晚「四盤山」「定軍

山」「陽平關」，十二晚「女子搗寇」「潞

安州」十三晚「女起解」「白蟒台」「威鎮

南陽」，十四晚「征東凱旋」「陳宋靈」

十五晚「鳳凰山」「得勝回朝」。

(三) 川劇紀念演出

A、第一川劇院：十一晚「割鬚髯」，十二

晚「斬馬鬚」，十三晚「三盜忠」，十四

晚「忠孝圖」，十五晚「精忠國報」。

B、第二川劇院：十一晚「貂蟬」，十二

晚「晚娘毒」，十三晚「雙蓮忠」，

十四晚「孝女坊」，十五晚「楊州恨」。

(四) 雜劇紀念公演

A、一團大戲院：由十一日晚起至十五日

止晚場上演抗戰名劇「湘北大捷」。

在實驗劇院舉行的一年來戲劇工作檢討會

上聚集了陪都各形式的戲劇從業員四百餘人，

主席台上坐着平劇、話劇、川劇、越劇、漢劇

以及雜劇各部門的負責代表發言人，由陽翰笙

主席。

首先，陽氏報告開會宗旨並檢討一年來的

話劇運動。他說：

「這一年來，我們的抗戰戲劇工作，不僅

在話劇方面有很多成績表現，就是歌劇和地方

戲方面也有相當成就。現在，抗戰進入第五

年度，我們為檢討工作的成功與失敗，優點與

缺點，使得工作改進，向更高方向求發展，必

須進行虛心的自我批判。

關於話劇的報告分為第一部分：後方太

城市的，第二部分：前線敵後的。

「在這一年來，在後方各大城市，如重慶

、成都、西安、曲江、昆明、貴陽、長沙、金

華、永安……都有過多次的演出。在陪都，至

少上演過十個大戲如刑、雙重慶，夜上海，花

濺淚，女子公寓，明末遺恨，棠良玉，樂園進

行曲等等。在這些戲裏面，給我們很多教訓，

我們從這動靜以獲得了發展，向觀衆發展，戲

劇實踐，為抗建服務的職責，但是，有個不良

的現象發生，就是戲劇買賣的傾向很重。戲劇

運動不是戲劇買賣，可憐我們的演出者選擇劇

本却祇注意生意和賺錢。劇本一味在迎

合觀衆心理，便重離劇本，謂 Pro Drama，

不開這些對抗戰是否有利。在導演上，不忠實



原創作，隨便亂加噱頭，僅求博得觀衆的笑樂爲目的。演員和舞台工作者態度欠認真。將排練時間縮得很短。這些惡劣傾向反映的結果是沒有藝術創作上應有的嚴肅精神。因此，在戲劇作品中喪失了創造性，藝術性和統一性。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可能發展爲新的文明戲，封建戲子的復活。

「不過，這種傾向並非全部現象，我們必須努力糾正這種局部的趨勢。我知道，也有不少真實戲劇工作者，正和這種傾向鬥爭。今後應該注意的方面是：(1)惡劣的傾向必須消滅，在戲劇走向新現實主義道路上，劇的內容，必須與抗建有益，必須引導觀衆，劇作水準應當提高，努力寫「人」。(2)在演劇方面要建立新現實主義演劇體系。了解藝術活動是集體的，每一成員要各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導演與演員尤須提高自己的責任，工作態度要嚴肅認真。劇目的抉擇不妨從難劇運動着手，試演柴霍甫高爾基等名家的世界名劇。(3)我們話劇工作者，在今天，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水準，加緊學習，加緊研究，自我教育，這是非非常重要的。」

「接見報告前線與敵後的劇運：」話劇在前線，在敵後，一年來的工作，要作一詳盡的檢討實爲困難，因爲交通阻隔，資料不完備，所以不能有全面的報告。」

「話劇在這四年來的發展頗快，因爲十幾年來戲劇工作者在各都市把戲劇作爲迎接抗戰

的準備，故七·七—一八·一三之後，有十幾個流動劇隊從上海分赴各地，這是推動種種的工作，經過三四年的經歷，現在已經有濟更廣泛的開展了。

「在抗戰三週年時，全國大約有十萬左右的戲劇戰鬥員，到今天之這個數目也許有變化，單以目前山西北和西北的劇團來說，那裏有三百多個單位，每一單位有卅人，則統計有九千人，再加上混在隊伍中的工作者，總數當不止此，以此數推及各戰區，當不止十萬！」

「這些劇隊隸屬各軍，師、黨部，名稱不同，而任務則一，這十萬戰鬥員的數量是值得誇耀的，在其他國家是不易辦到的。」

「現在，再講最近一年來（上屆戲劇節至現在）的工作：」  
「工作方式，在湖南一帶，演劇與日常生活是分不開的，隨時隨地在廣場，中廟台，士兵和民衆生活在一起，隨時將時事反映到演劇里，作爲宣教的工具。戲劇就是生活。在河北山西一帶，演劇者攜帶了槍械，組織最輕便的隊伍，在敵後佔領區演劇，同時他們的隊員也担任放哨，準備敵人進攻時的迎擊。有時，會有同一地區，隔着山寨或村屯，有宣傳班和我們劇隊的同時演出。互相爭取觀衆，他們的精神是不畏艱辛，不放棄任何有利的機會。」  
「上海方面的劇運，這一年來呈現非常蓬勃的氣象。他們的努力掙扎是最值得尊敬的。因爲特殊環境關係，許多劇本不能演出，祇好

利用側面反映的劇本與歷史劇。青年們和觀衆們都在苦悶着，歡迎抗戰有關的劇本，除了職業劇團的長期演出外，在學校中仍有經常的活動，在工廠，在戰地，不斷地有血汗的鬥爭。上海的工作是繼續過去完榮的成績，而且發展了，提高了！」

「在前方敵後的劇團組織，同樣的有許多障礙，初期在良好的領導下，可能有良好的表現；後來逐漸發生阻礙，暗流，或者某些人理解演劇工作，工作受到局部的限制，停頓，因而瓦解，於是一部工作者回到後方來，到了後方還是苦悶人的交流，力量的浪費，影響了工作。這些現象的產生，由於政治動員的不夠，批判制度不能建立，不能好好地交換意見與經驗，幹部缺乏，生活不能獲得保障；……一大串問題。然而，這些困難都是必須亟待克服的！」

王泊生從事舊劇改革和建立新戲劇運動有年，由他繼續担任平劇部門的報告，是最適合的，他說：「劇協成立於漢口，集合各方面工作人員於一個組織，一方面配合抗戰（宣傳），一方面配合建國（對戲曲的整理）。平劇在表面上近於娛樂，無關建國，其實大謬不謬。中華民族近三百年來有兩次危機，一是明亡，一是現在的國難。時間關係不允許從理論上說明，且簡略地就事論事。平劇以西皮二黃爲代表，這是誰推動的呢？過去的人怎樣做的呢？這是明末清初的會黨清紅幫，以及鄭成功，

顧亭林，王船山一輩領導的。當時因為文字獄慘重，一切政治文化全掌入異族手中，只有戲劇還在漢族的掌握中。於是戲劇便成爲一種通俗的教育手段用以反清復明。當時戲劇的路子即走清紅幫的路子，牠的影響遍於各地，耳濡目染，作用甚深。在建國方略中對此已有確切的說明。

「舉幾個例子：平劇中十之八九是抗戰的。如『五雷陣』孫應門智所構畫的正與目前情形一般，象徵國軍與偽軍的鬥爭。又如『四郎探母』，楊延輝被人目爲漢奸，其實四郎出關見娘之後雖然同番繳令，而全劇的結局却是一「雁門關」太君平素南北和，含著與漢滅夷的意義。再如『紅鬃烈馬』中的薛平貴也並不是反叛，王寶川暗示明朝十三州，代戰公主影射遼西，王尤著聲尤於明亦尤於清的軟骨頭官僚份子，魏虎著苛政猛於虎也，這戲寫到迴龍閣大登殿平貴登基寶川代戰同於一統即表示邊疆與十三州又復入於中國。所以，我們不能完全認爲皮黃是封建的遺留，而殺牠的起源與功勳。要知道皮黃中正隱藏着反清的民族意識，埋伏了革命的種子，使漢代表衣冠在人民眼中始終未曾泯滅，這暗示的力量是很大的！」

省地方都有抗敵組織，落後的川劇從業員也開始認識劇人對國家的責任，而進行組織起來。在內容上，川劇劇本也有許多含有民族意識。激勵忠孝的劇本，如『秦香蓮』，『精忠報國』，『三忠堂』，以及『劉州恨』，『精忠報國』，『雙龍會』等等。不過，川劇在宣傳藝術上表現得還不夠，必須加以整理與改革。

其次張德成的楚劇報告。楚劇是地方戲中的一種，它是根據楚之民間歌謠而演進爲舞台上的戲劇，正以其來自民間，內容十之八九皆爲一般民衆日常生活的敘述與描寫，加以其腔調簡單，通俗，易學，容易爲觀衆接受，所以獲得不少觀衆的擁戴。因爲楚劇是民間形式的，未曾經過士大夫階級的薰陶賞識，仍舊保持它原始的鄉村村野氣息，內容自然正俗一點，所以過去曾一度以傷風敗俗的理由被禁。但是，因鹽販食絕不是辦法。辦法在加以整理的工作！何況楚劇從業員自抗戰以來也有不少勞績呢？

「然而，我們的缺點是：教育不夠，工作不夠，生活不夠嚴肅，原因是總去訓練不夠；雖然，我們已經懂得如何生存，如何奮鬥。」

「在激後的一部份演員，在漢口受威脅強迫演戲，他們來信都申述無限的痛苦，想逃出又不可能，有一位名演員李××屢次闖逃未果，還有一位×××因爲在台上有抗日的表演而被殺害。現在後方的景况雖說困苦萬分，但還有自由，自由是最可寶貴的呀！」

「最後，我們希望政府對楚劇對於愛護培植，楚劇從業員最後退，武漢的，却願意最先打回老家去！」

漢劇界宿將傅心一爲參加這次檢討會，特地由北碚趕來出席，他的報告對漢劇流動宣傳隊的工作經過有詳細的敘述。他說：「自從漢劇公會武漢組織流動宣傳隊出發以來，也隨着抗戰進入第四年度，除了第三隊不及組織成立，其餘一至九隊都在武漢撤退前陸續分發各地。如今活動於嘉陵江一帶孤軍苦鬥的是第一隊；第二隊由涂長勝領隊活躍于湘西漢壽沅江一帶；第四隊領隊人樊笑天，當時由軍委會政治部發給護照出發，活動于天門潛江區域；天門失陷後，隊員王順琴戰死，四隊年富力壯的隊員郝曉雲也加入了五隊游擊第七縱隊，過着實際的游擊生活去了；第五隊現在衡陽，武漢撤退下不實力最強的一隊，現由徐繼聲領導，精神最好，五隊唐庸三本，荆沙，他曾經與楚劇的開辦劇團和平劇的劉筱街劇團等在

沙市組織全國劇協沙分會，沙市淪陷以後，  
轉往湘鄂邊區，但是劇協的工作仍舊進行着  
；八隊也在湘潭衡陽之間，領隊余春衡，祇有  
七隊失散，九隊失散于新塘，到現在爲  
止，漢劇仍有六隊完整的番號，在各地艱苦奮  
鬥。尤其是第一隊。當二十八年入川時，因交  
通工具困難，曾經由宜昌經恩施徒步入川，行  
程在二千里以上，這在歌劇界至少是創舉。他  
們刻在嘉陵江文化區地帶生活學習，物質營養  
雖然不足，每天吃麥羹東腹，精神食糧却使每  
個人壯健地成長起來！對於慰勞動募等工作，  
未嘗一刻停斷。

「現在各隊來信，精神上都做到了愈打愈  
堅強，他們不希望物質的接濟，祇需要劇本，  
盼望劇作家能予以獎援。

「未來的事，我們想到有三點：(一)積  
極盼望漢劇學校成立；(二)趁著老輩還未凋  
盡的今日，集中精銳組織一個劇團，作爲漢劇  
一切改進的基礎，并以此補其他團體的不足；  
(三)獎勵家屬從事生產，(現一隊已開始棉  
織手工)使劇人無內顧之憂。」

遺憾的是地方戰報只有上列三種，這是  
僅就目前活躍於重慶附近的幾個種類而言，其  
餘像分佈於全國各省區的崑曲、紹興戲，揚州  
戲，申曲，蘇灘，關劇，粵劇，桂戲，潮戲，  
秦腔，山西梆子，關公戲……都缺乏報告。相

像他們的工作也有值得我們稱道的。

每一報章原定限制二十分鐘完畢，有些報  
告得很詳細，時間過去不少，參加旁聽的三百  
餘劇人漸漸泛上一點疲勞的神色，可是不待最  
後餘興的節目的調劑，當山樂且(富少勛)登  
台講述雜劇一年來的工作時，每一個人都振奮  
起來，他沒有一點板起面孔演繹的派頭，話是  
那末輕鬆醜趣，一口京片子不時夾着一句：  
「是不是，您介紹」的口頭語，在報告時一如在  
台上表現粗聲打鼓那末搖頭擺手做出各種姿式  
一切顯得自然。他除去馬掛，慢斯條理的走向  
台口。

「各位先生，各位來賓，各位同志，今天  
是抗戰第四年度戲劇工作檢討大會……雜劇範  
圍廣泛，門類名目多至數十種，決非限於大鼓  
，相聲，雙簧，口技，八角鼓，快書，魔術而  
已，還包括武術，空四竹，踢毬，歌舞，陰子  
，洋琴，琴調，秧歌，以至百鳥朝鳳，三絃拉  
戲，獨角戲，萬能腳，金鈔板，蓮花落，跑旱  
船，所有一切民間藝術小型表演的娛樂莫不屬  
於雜劇範圍，我相信自己連名目都報不上來，  
連論一一檢討。……

他這一連串名詞的報告，說得快如滾珠，  
引起大家都笑了。接著他先報告本人這一年來  
的工作，計產生了四篇新詞——「勝利年」(

「雜劇豪華爭論營養的意義」「林果徐」均由(

富貴花子唱)。  
「可惜我們同行的朋友到後方來的太少了  
，工作表現不多，在重慶此外有魔術家馬守義  
和金錢板，合川有顧雷聲。成都還有戲園戲園  
，西安有何慶煜何臨權，貴陽有董運枝花佩  
秋小地黎歐少元。渝陷區方面，白雲鵬現在上  
海，劉實全現在天津，最可敬佩的是何唐臣在  
濟南因唱「萬寶山慘案」屢禁被禁，出獄後憂  
憤成疾逝世。我希望我們同行能乘藉何先生的  
大無畏精神不屈不撓的態度去努力工作貢獻國  
家！」

報告完畢，在川劇「拾黃金」和富貴花的  
大鼓以作「甯武關」的餘興風中，結束了這次  
熱烈的檢討會。

× × ×  
以上是重慶第四屆戲劇節的盛況，自然戲  
劇節的紀念表現並未盡於此，我們不但在機括  
不斷地以演出和座談會來造成「十月戲劇月」  
，更從各方面爭取演出，使戲劇活動在霧季的  
陪都形成一脈文化的主流，一個藝術的NON-  
STOP PARADE，將戲劇的力量深印在人民  
大眾的心坎上，擴大它對抗戰的功能，十月十  
日的戲劇節只不過是工作的一個開始罷了！  
(完)

# 柳州的戲劇節

張客

朋友，你也許是戲劇工作者，或者不，你也許是熱愛戲劇藝術的，或者也不，這一切，我都不管，但倘由我把柳州戲劇節的情景，一五一十的講給你，大約總不會怪我多事，給你找麻煩的。

話要扯得遠一點——可別怪我囉嗦。在九月一日，演劇九隊，會同演劇一隊，鐵血劇團，舉行了三週慶慶，張司令長官，政治部副團主任，和別的重要官佐，以及田漢先生都在場。會上，張長官格外興奮，他爲了鼓舞三隊的青年人堅守工作崗位，要每個男女青年同志跟他乾一杯酒，這號召，引起了一陣無法用言辭表達的極其興奮的熱情。等會結束了，雖則興奮後的疲倦，已經使得那三隊年青人東倒西歪，直不起腰來，但仍有人站起直着喉嚨高聲說：「我們要至誠地接受張長官的訓示，堅守工作崗位！而且，誓以熱烈的工作，來慶祝隊的三週年！檢閱自己！迎接第四屆戲劇節！」這話語，立即激起一股子響亮的歡呼，各個年青人，彷彿野地上的乾草，只消一點星火，便燃遍了漫野似的。

劇院，不久之前，被敵機轟炸炸塌了，院子老板無意整頓，便由我們請了政治部衛兵排的弟兄們給修理好，接着，又搭上一個台，這樣，小劇場儼然落成了。

十月六日，演劇九隊的「國家至上」先演出，十日，演劇一隊的「蛇變」接着上場，同日晚間，鐵血劇團在長官部演「秋收」，而九隊的「國家至上」却搬到幹部團。在公共體育場上，則有政治大隊，長官部中山室話劇班的節目，這鑿着，使得柳州市民決定不下究竟到那兒去好，有酷愛戲劇藝術的，竟然一邊看一點兒。接着「蛇變」上演了，是政治大隊的「生意經」(法國米爾波原作，徐棗改編。)

十月五日，正巧趕上舊曆中秋節，那晚間，三隊年青人，和剛從香港歸國的少青團，在柳江邊沙灘上，當着晶銀潔白的好月亮，大家立誓說：「一定要這次的柳州戲劇節，在全國算是頂熱鬧，頂有成績的！」在這誓言之後，緊接着是湘北再捷，年青人受這興奮的刺激，熱情奔放得更高漲，而因之，促使彼此合作得更圓滿，大家皆認定這工作必須鼎力齊心才能完成，決不能表面說得冠冕堂皇而在背後「暗放冷箭」，骨子裏嫉妬別人，仇恨別人，虧得三隊皆是年青人，皆誠懇坦白，把別人的事也當自己的，「蛇變」這大戲，十分沉重的景片，只要九分鐘便由許多小夥子給裝妥當，這回演劇，須學許多稀奇古怪的大小道具衣服裝，而這一切，必須借來，「蛇變」是醫院別

的手術台，藥品器材全套借自柳州省立醫院，且在演出時，院里的楊醫生親自跑上台去指點各項用具如何擺法，怎樣使用，中央銀行的朱共昌先生，對我們常用的各種難以尋借的道具則頗義務地傷腦筋，不光親自到各處奔波借這找那，且說：「你們借不來，而是我們用得着的東西，可以寫條子告訴我，由我買，借給你們用。」亨達利鐘錶店的老板，更是熱心，毫無吝色的把櫃裏取出六付眼鏡，七付鐘錶，兩枝手杖，並說明那副眼鏡是醫學博士用的，那種款式是適合於眼睛並沒毛病而備帶上裝神氣的身份。劇演過了，交通銀行的何東浦先生和柳候酒家的陸老板聯合贈送慰勞，前者送一隻鮮嫩肥美的小山羊，後者則款以上等美酒，酒席散後，兩位主人說：「大家演「蛇變」的意思實在太好了，這戲不止堅定了每個同胞對最後勝利的信心，而且，指出了中國前途的光明，幾年來，我沒受過劇這樣感動過，我落淚了，但是這真是歡快的興奮的！」

在戲劇節演劇進行中間，落了幾天雨，舞台上，弄得精濕，詢何停下來了，在停演的晚上，三隊的年青人便抽調出來協助金素秋，李紫霞，張寶一等演出的平劇「明末遺恨」，燈光佈景，皆用新劇手法，故顯得新奇。在另外停演的晚上，三隊年青人則召開了「蛇變」，「國家至上」的演劇批評會，會上，有幾點結論，我想寫下來，就權當這短文的結尾吧：

(一)在目前熱燄燄的年代，演劇工作者必然要加緊鍛煉思想力，一個戲劇工作者，應該止如秋田雨雀所頌：「這是人類的精華！」

(二)必須使得演劇藝術更忠實於生活，擴大生活學習圈，正如田漢先生所說：「在戲劇裏學習不到戲劇的。」

(三)加強團結，力求進步，堅守工作崗位！

### 恩施戲劇節前後

亦 樣

一九四一年的湖北劇運，是以鄂西恩施為主流的。自從去年宜沙轉進以後，這「古夜郎國」的恩施，便成了鄂省黨政的重心，戰區的心臟，它是西南大後方的天然屏障，保衛陪都的前哨。由於形勢地位的重要，一向落後的文化工作，漸漸走向甦生繁榮的大道。

在這一年之中，演出的大戲，確實不少，春天裏先有「張自忠」「黑暗的笑聲」的演出，接着青年劇社演出「羽」，不久又演出「海

潮紅」，「海邊」等劇。屯堡女高為響應出錢勞軍運動，特來城公演「古城烽火」兩幕名劇。劉念慈茶母等著之「北地狼煙」，在這兒也搬演過了。八月間替開學生，施宏訓，聚全省男女優秀青年於一堂，會以集訓劇團名義演出「黑字廿八」，參加工作人員將近百名，為本年規模最大的一次演出，影響於全省學校劇運，尤顯然可見。此外零星演出，劉慕劇的表演，更是不勝枚舉，借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加以介紹。總之一九四一年是新湖北的教育年，同時亦是文藝收穫之年，而恩施劇運，更是當全省劇運之主潮。

三十年國慶，正當湘宜大捷，全國各地歡欣若狂，施思恩隔鄂西前線，興奮熱烈之情，遠勝於其他各地，除舉行例會及空前未有的火炬大游行而外，并發動廣大的捐款勞軍運動。戲劇界為慶祝慶十勝利，特由青年劇社演出「新列女傳」，(又名「四姊妹」)，「響應捐款勞軍」，一則為紀念第四屆劇劇。「武漢」「新湖北」兩家日報，並出慶祝戲劇節專號，以誌盛典。該劇連演四日，觀眾極為踴躍，收入達五

千元以上，突破山泉公演收入最高紀錄。這次演出導演皆由國立劇專團員担任，劇本作者沈雁冰女士，亦為國立劇專第一屆高才，且該劇為教部徵求抗戰劇本首獎作品，故演出效果頗佳，獲得觀眾一致的好評，特別是這次演出水準的增高，對於推進湖北劇運，尤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九四一年恩施的戲劇活動，到了戲劇節的演出，可以說湖北劇運中高潮的高潮。由於這一年劇運工作者的努力，已使新湖北的戲劇工作，立定了一個堅固的基礎，今後只待開展和深入。目前省文藝委員會成立，該會總理全省文藝活動，現正擬計劃組織新湖北劇團，建築省立劇場。第六戰區黨政分會宣傳委員會方面，為加強宣傳，已成立實驗劇團。此外原在九戰區工作之軍委會政治部抗劇八隊，由劉建軍隊長領導，已亦抵恩施，即將展開工作。明年為本省建設年，隨着建設年的開始，新湖北的劇運將有更新更大的發展，這是可以斷言的。

(寄自恩施)

## 戲劇春秋

第一卷合訂本  
即將出版了！

# 通 訊

漢 日 · 鏗 漫 汪 · 廣 白 陳 · 笙 翰 陽 · 若 沫 郭 · 的 之 宋 · 伶 于

## 艱苦環境中的奮鬥

壽 昌 兩 先 生：

別離隨抗戰而長。你們壯健的姿態與忠貞精神無時無刻不在鼓勵着我們。滬甯四年胆大妄為地草草寫作之劇，以交通阻滯，音訊久疏，未能得你們的指示教益為恨。今春離滬來港，埋頭半年閱讀內地諸師友之理論與作品，深覺我留滬時期之匆忙奔波，太少進去了。讀報，知田先生抵桂，雙十國慶演劇之盛況，嚮往何似！「忠王李秀成」已印出否？請歐陽先生賜我一份，拜讀研究之外，當寄滬演出，以飽孤島劇工作同人及市民眼福。

田先生之「火城記」已脫稿否？早得拜讀之心如望雲霓！劇本秋容呈讀到，能請杜宜先生惠我全份否？「秋收」及「大地回春」二劇滬甯如何演，便請檢賜為禱。上海戲劇在艱苦環境中苦鬥四年，頗有足以告慰國內諸師友及戲劇界同志者。其中上海劇藝社為弟及健吾，仲齊，松青（劇場藝術編者即李伯龍）徐葉，端鈞，吳天諸兄四年餘之心血，至受虧克，黃作霖，周劍雲等之陰謀破壞，幾致解體。幸幹部團結，僅被控拉演員九人。姚周等另立一「非常有錢」之上海職業劇團，上海劇藝社同人外受種種壓力之軋壓，內遭同路人之暗算，艱苦益甚！尙祈桂林戲劇同人多方加以鼓勵。你們的片言集語，劇壇奉為南針。孤島更加

容谷是音。切望為諸兄打氣。如歐陽以劇本上演，意義當更深重。予希兄每日相見。章，宋，司徒，楚生諸兄亦常在一道，為此間劇運忙。謹代為致候。桂地師友亦乞叱名問好，不一，祝健！

弟于伶謹上

十月三十日

于伶見：

正擬詳覆吾兄并致續在艱苦中奮鬥的孤島諸友而情形已經大變，現在不知兄等已經脫出香港否？更不知已成完全淪陷區的「孤島」上，朋友們安全如何？尙能繼續工作否？言念及此，俱覺此心如焚。弟等在此抗戰後方雖亦時聞警報，但與兄等較，究竟安全多了。我們要如何纔不愧對你們，如何纔能有效地幫助你們的工作呢？

「戲劇春秋」實在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刊物，但在過去並沒有能完成任務，這實緣過去沒有十分切實的負責人來計劃一切，推動一切。我們會擬請吾兄回來主持此刊。你現在如真已脫險，務請速來桂林。

兄在上海所著各劇，大部份我們都已看過。在那樣的環境中能寫出那樣優秀的有抗戰意義的東西，可以窺見兄的慘淡的苦心與卓越的才。特如「一夜上海」一劇在重慶由中國萬歲劇團，在此間由廣西國防藝術社先後演出都收了絕大的效果，而且我都有拜觀之榮，真引為難得的幸運。我們希望你來此和我們一道工作，更暢快的寫些今天廣大抗戰同胞所需要的東西，這兒到底非「孤島」之比。

楚克章墮落至此！最近在某先生處，看到他給人家的勸降書，乃稱中國抗戰之無前途，以暗為光，認賊作父，其用心真不可食。但周劍雲亦頗明大義之人何亦與進步為敵？語云「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吾人誠宜通過作品於忠義之氣加倍激勵，於亂臣賊子加倍打擊，下筆於孔子之作春秋，寓斧鉞華若於言語形象之中，庶幾風氣因而轉移，抗戰因而有利。

正作此書時得汝若兄自重慶回電云：「港友亦無消息，當局正設

法救援中。」但屆時亦得傳言謂方振武，胡政之先生等被炸，留海之化人百餘，澳門被俘，使人不勝繫念。專覆願祝平安！

漢十二月廿五日

### 「嚴肅·認真」

壽昌先生：

閱港報知先生已抵桂林，且有「秋聲賦」及「火城記」之作，港地友人均為之雀躍。此地自弟等南來後，亦已組一劇團，公演一次，各方反映還好，近正排「北京人」，擬於本月廿九日上演，連演八場。先生之作，除即賜下。除以先觀為快外，當可負責於港地演出也。此地劇團雖尚未近理想，但嚴肅，認真，則未敢自懈也。暇時常賜教言，以聊異地枯寂之苦，戲劇春秋近刊亦在友人處看到，因人家也是當作寶貝，故至今尚未得清手也。

專此謹頌

秋安！

弟之的頓 十一月十六日

九龍郵箱一六三六號

之的見：

自香港遭受敵寇火洗禮，我們每天熱關心廣大港同胞的運命，尤其每時每刻期待你們脫險的消息。祇願你們能早日到達桂林。我願意竭萬多寫劇本呈兄等教正，供兄等演出。更願意勸員此間劇團多演兄等作品。但情形如此，此願何時能償呢？我們搬遷到桂西郊外觀音山下，那兒房子很寬，又好躲警報，你們來罷。專復願祝平安

漢十二月廿五日

## 文化之平衡的發展

壽昌：  
你前復寫給我的信都接到，因為這一向稍忙，一直沒有答覆，望

你原諒。六月廿日承桂林及各地方好幾位先生來信，有分屬。右曾有電請任先生轉維文化界，謹致謝意，諒早達覽。五講字之簽名已奉到，多謝之至。此間亦頗熱烈，主要各報亦有刊週，想已早閱。你的「南山之什」大家都甚稱贊，新華日報已抄去載入副刊內矣。香港方面杜老有信來，並將各報副刊剪寄，頗是意外盛況。我自己頗能了解各地友人之至意。一方面在對我加以策勵，另一方面則為對整個文化運動之策勵，自己深想此意之深刻，今後當益加奮勉，以期不負厚情，而完遂自己之職責。

柳亞子先生來信，甚為此事張目。有詩云：「溫聲遙隔市聲譁，小小沙龍游浪花，北伐計擬金鎖甲，東游曾吃玉川茶。歸來寫道悲行路，借出澆關是舊家。上壽百年方得半，祝君立處且休華。」今且和詩一章奉答，別紙附上一閱。請吾弟亦必樂於和韻也。

此間演「棠棣之花」由後編導演，彥祥任舞台監督，吳曉邦舞蹈指導，張定和配樂譜，收到意想外之成功，昨夜已演至五場尚以人滿為患。廿七日起演翰笙之天國春秋（會小有波折，但已解決矣）繡紋自楊共演，必又有一番大熱鬧也。此間朋儕之意咸認今後文化運動，必須於各地得到平衡之發展。吾弟能在西南努力亦自有其意義。文伯先生會患惡性瘧疾，一時幾及危境，但近聞已下勿藥矣。又聞將有赴成都養病之行，可轉告各國專書顧問。餘不一一，專此問好，並請

伯母 大安。

桂林諸友好，均請代為致意。

沫若十一月十五日

五十初度，蒙陪都，延安，桂林，香港，星島各地文化界同人舉行茶會紀念，亞子先生寓港更為詩以張其事，備步原韻奉答，兼謝各方友好

沫若十一月廿五日。

千百賓朋笑語聲，柳州為我築生花。詩魂詩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飲茶。金石何緣能壽世，文章自媿未成家。祇餘耿耿精誠在，一瓣心香

敬國華。  
沫若兄：

廿五日來信昨會於寄上此間祝壽刊物時簡單奉復。偶閱某君「論郭沫若」一文，於兄今後的發展，作非常惡意的論斷，但天下熟知兄之為人者，莫不知兄之將來實遠遠而光明。兄來緘深謝各地友人相望之殷，謂「今後當益加奮勉，以期不負厚情而完遂自己的職責」，我們看了非常的安心。深信兄必能從文章功業回答各地友人的期待，而使惡意的觀察者不能如願！

「棠棣之花」得多數專門工作者及優秀演員的合作，其成功蓋意中事。可惜我未能同演，一飽眼福。此間原擬演兄「我願意做炮灰」，可惜沒有找到劇本。杜宜兄寫的「英雄的插曲」，寫兄出走後安娜夫人及諸娃的遭遇，演來頗為生動。特別是演安娜夫人的鮑蘇茵女士扮相及語調都極真切，服裝借此間某君之口籍夫人，并每夜由她來帶鮑女士化妝，所以扮得很內行。我因兩幕都無我兄登場，因於兩幕之間插入兄在武漢時代的廣播，作為插曲中之插曲。現杜兄已寫進他的劇本裏了。讀亞子先生的詩如重親他的整頰，我和亞子分袂是在八一三砲火中借冰瑩等赴大場戰地之夜，後來聽說他在香港，疎懶的我沒有能多去信問他的起居。偶然由他贈阿英的「海國英雄」序詩等，知道他興致不少。亞子贈你的詩詩好極了。但在太平洋大戰廣泛爆發的今日，香港也成了侵略與反侵略的死活戰場。在敵人海陸空軍聯合進攻之下，全港華英軍民及我在港文化人都遭受甚大的犧牲。不知道亞子先生刻下安然脫險否？亞子所描寫的「小小沙龍淡淡花」的溫馨的場面，會幾何時已不可復得。這不僅增我們人生變轉之感，也更使我們深覺自己迫切的職責。我和亞子兩首：一贈兄，一懷亞子，茲並錄於此：

一、  
廣大青年靜不靜，喜聞師子吐蓮花。直同魯迅支新島，肯學知堂煮茗茶？縱馬猶留江上句，聽猿應憶海邊家。自從離水為遊客，恨未能觀

「棠棣華」。

一夜香江萬戶譁，一聲如吼彈如花。飛來海國熊熊火，驚破沙龍淡淡茶。誓掃倭氛猶有筆，待歸梨里已無家。（亞子蘇州梨里人）瓣香椰影波光裏，幾葉扁舟過滄華。（即爪哇）

## 母愛

老大：

真是對不起得很，又是好久沒信給你了。從西南諸友好的來信中，得悉吾兄「秋聲賦」已成，聞雲衛已有信來催稿，弟正祈能得先睹為快也。

老太太高壽，弟因千里迢隔，無法親來拜賀，實在悵然之至。數年以來，弟每一想到家母就常想到老太太，想到老太太也就常想到家母，家母對弟之愛撫，不弱於老太太之對兄，惟弟對家母在生不能奉養，死不能安葬，今春還鄉掃墓，僅見一坏黃土，且時遭牛羊之踐踏，以視兄之能常承歡膝下，弟在欣羨之餘，實在不能不泣然淚落也。

沫若兄創作紀念已暫告結束，西南諸友皆作紀念詩文，因此間擬出一紀念冊，煩搜齊寄下為感。紀念郭之文藝叢書，此間朋輩，決請兄担任一本，是否即「秋聲賦」抑為其他新作？亦望告知。

拙作「天國春秋」經此間刪割後，在此演出，成績仍不算壞。俟發表時當奉陳求正。此間各情自音兄來已託其代陳，弟打雜事仍多，別只圖報復，硬不來信。專祝

健安

弟翰 十二月十五

翰筆兄：

此間自擬予備「忠王李秀成」後，弟對太平天國故事，亦感非常興趣，近頗有意根據手邊史料嘗試「李秀成」的舊劇形式的表現，聞兄「天國春秋」成，亦恨未能先親為快。弟一年前亦有意寫「洪宣稱」高峯擬於鎮江之敗復戰。兄之處理不知又復如何？



「秋聲賦」原來的寫作計劃，想表現桂林文化界由蕭條而活躍的...

家好青年體力亦不如往年。在南岳讀書時，曾請家母細談七十年...

香港友人消息此間亦極沉悶，雖則聽得傳言不少，大都近於神話...

民營職業劇團的曙光

壽昌師

日前得桂林林君來報，始確悉吾師親任「大地回春」一劇導演...

敬請

道安！

生征鴻

十一月八日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關於「大地回春」的意見會有一紙託維中轉交不知收到否？...

中華劇藝社與上海劇藝社一桂林新中國劇社兩處在艱難困苦中之...

戲劇之民族形式

田先生

序言收到，捧讀後代為謝誌。

這一兩天，看您的「新兒女英雄傳」感到中國舊戲有一個新的前...

著安

漫錄三十日

桂林多雨，每因風雨輒憶故人。兄等現在何處？...

才不易，反不會好好地演過。近來於編劇工作外仍以餘力策勵舊劇改...

助耳。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漢十二月，廿五

# 文藝新哨

第一卷第一期 新華

## 要目

林懷玲的出走 (小說)	羅渣打
再生 (小說)	草根
「飄蓬出境」 (小說)	禾仁
李半兒 (小說)	九天
古渡頭 (詩)	蕭橫
晴窗 (詩)	古倫
叛逆的歌頌 (詩)	黃
桂林文化巡禮 (報告)	藍波
開路人 (寓言)	路沙
榕樹 (什文)	黃葉

鐵道自己 (散文) ..... 楚夫  
 歌德詩歌 ..... 施雲存  
 爲了女人 (小說) ..... 洛西

徵求基本定戶一萬戶 歡迎介紹預定

白虹書店總經理

凡定閱本刊者請先付閱報費拾元以按期寄完爲止  
 另售每冊二元

## 白虹書店是

### ▲努力爲社會服務▼

## 讀書界最忠實的服務者

### ► 郵購服務簡章 ◄

- 一、本店郵購科專爲全國各地讀者忠誠服務。凡購本店出版或經售之各種圖書概予九折優待。
- 二、購書人及收件人姓名地址均請用正楷詳細寫明。國外並請加寫西文。
- 三、委購之書刊名稱、著譯者、定價、冊數、出版處、雜誌期數份數，起訖期數等，均請詳細寫明。
- 四、書款可委託銀行匯劃或購郵局匯票，郵匯不通各地，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但書款在五元以上者五角至一元爲限。
- 五、本店接信後，當迅速將書刊及發票或定單寄上，如有餘額，則存於郵購科存款帳內，並給舉一郵購科存款證，以便日後購書之用。
- 六、如購書者，不知書名，請詳述本人需要性質，種數、閱讀程度，本店當負責代爲推存選擇。
- 七、各地讀者，圖書館，學校匯款寄信請直寄「桂林中南路七十五號白虹書店郵購科收。」

### ▲竭誠謀讀者便利▼

手續簡便 選擇審慎 辦理迅速 妥當

印精美本館圖書索閱

地址：桂林中南路七十五號  
 電話掛號：第八五一號

# 三天

作夫托巴爾果b. 說小影電

角五元三譯似泰

這是一本描述一九二九年秋，蘇聯進軍波蘭的書。為是電影小說的體裁，所以描寫得很樸素，全書以軍民合作為主題，說明若干人這樣由無知，怯懦，走到理解，和堅決，而又從純潔的覺醒中犧牲。這是一本真實的悲劇，然而其全部顯示却又是喜劇的，故事結構，堪稱雅俗共賞，能給讀者以強烈刺激及豫感。

# 奇遇

著森文馬司

角五元三冊每·作創常類

本書作者之小說，早經歐美各國人士所稱許，其特點為描寫反社會生活，而予讀者以莫大之教益。至於文字方面，尤能於簡潔明快之中，含有細緻微妙之處，頗得歐美作家之神韻。本集所集各篇，均為其近著，尤能於當世社會中取得之題材，而加以描寫，較以前諸作，更為精利，久為一時力作。內「紀尚仲衣教授」一篇，為一代學者之生活態度，述敘無遺，尤足為讀者所範，而文情並茂，為屬餘事。

# 寫作經驗講話

著等基爾高  
元三版再

本書將托爾斯泰、高爾基、皮涅克、馬耶珂夫斯基、拉夫列涅夫、陀耶夫、左勤克、普利德依、李白丁斯等偉大作家創作經驗的自述，集為一書，俾讀者手此一卷。等於面對這些大作家靜聽他們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作為自己創作的南針。

# 魯迅詩集

奚名編  
再版二元五角

魯迅先生一生，衝擊搏鬥，英勇堅決，「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閘門」。其全部作品，都充滿着高度的戰鬥精神，揚沸着飽經憂患的愛憎之感，在其新舊詩作中，更能顯明的看到。編者蒐集先生寫作及翻譯的新舊詩，將近百首，關於詩的本事及當時寫作的緣因，另在先生其他著作中搜羅考證，附載詩後，詩句中較為古雅費解的典故，由編者分別加以注釋，其他如先生關於詩的理論文字和對於先生詩的研究的作品，亦在附錄中刊出。這本詩集，在「研究魯迅」「學習魯迅」的今天，當能有對相當的貢獻。

# 魯迅自述

左黎集錄  
每冊三元五角

魯迅先生是中國偉大的作家，是文學青年的導師，它像一盞明燈，引導着我們。他的作品已風行全國，以至於全世界。但屬於魯迅先生親手寫的自傳很少，本書是先生親筆寫的自述，共包括「境地」「幼年和書塾」「無需學費的學校」「從南京到日本」「回國」「創作生活的回顧」「關於阿Q正傳」「從廈門到廣州」「語絲」「四年」「創作和我」「辭職和我」「病和死」等十二章。

售經行發店書紅白

號五十七路南中林桂：址地

內政郵部雜誌登記證第三七五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期零售每冊實價二元